明臣奏議

五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明臣奏議

(五)

清高宗敕選

明臣奏議卷十六

請崇典禮親政務疏正德十四年

楊廷和

臣竊惟大祀南郊。乃人君敬天第一事。皇上所以仰承眷命。茂膺景福者。端在於此。今聖駕南征。罪人既得。實天佑我國家。所以戡定禍亂如此之速。正宜奏凱班師。舉行大禮。告成於天。以致敬篤之誠。明旨有奉孝貞太皇太后大祥祔廟奉安神主。俱應皇上躬親行禮。非臣下所敢攝行者。又今天下諸司官員赴京朝覲。吏部會官考察。必須皇上親臨黼座。面賜裁決。近日以來。內外衙門。具題事務。累次齎奏。日久未見發出。施行率多積滯。如推用巡撫等項官員。處置各邊兵糧。問擬罪犯等事。動經數月。未奉明旨。人心疑惑。誤事非細。所據前項典禮政務。關繫重大。不可輕忽。伏望聖明留神省覽。俯賜采納。中外臣民。不勝慶幸。

疏入。帝不納。

止微行疏正德十四年

楊廷和

臣荷國厚恩。叨官內閣。供職無狀。心切憂慙。竊見近日以來。在京各衙門題奏一應軍馬錢糧緊要事情。動經旬月。猶未得旨。事多壅滯不行。又道路相傳。聖駕不時巡行市肆。或至野館菜園等處遊幸。夜或不歸。甚至馳驟街衢。衝冒風雨。深更靜夜。出入宮門。臣等初聞。且驚且疑。未敢輕信。已而流傳既久。衆議紛

然。今亦不敢不信。況聞遠處軍民。皆有不美之談。臣等之心。尤有不勝其隱憂者。謹具奏聞。伏惟聖明鑒納。自今以後。切望尊居九重。裁決庶務。頤養天和。茂隆國本。流通政務。安內攘外。綿宗社億萬年無疆之慶。臣不勝惓惓之至。

疏入。帝不納。

防邊患疏正德十四年　王瓊

臣謹奏。議得明年黃河凍開。邊敵大營若在河東威寧海子等處駐牧。仰賴皇上威武。嚴督宣大將官。整搠軍馬。及調延綏遊奇兵馬。相機戰守。邊敵入境。必遭挫衂。但恐河開。邊敵在套駐牧。擁衆深入。延綏寧夏陝西地方廣闊。兵馬分布不周。難爲戰守。查得今之黃河套。卽漢河南朔方之地。自古匈奴所居。爲患中國。我朝除以前年分不查外。弘治十四年。套衆大舉深入。命太監苗逵保國公朱暉統領京營官軍勦殺。又命工部侍郎李鐩督理軍餉。弘治十八年。套衆大舉深入。正德十年。又大舉深入。豫設總制都御史鄧璋。調各路人馬防禦。敵衆俱至固原平涼下營。分投搶殺。官軍寡弱。俱未能成功。正德十三年。套衆聞知固原有備。蘭輩空虛。卻從乾鹽池西入。蘭輩搶殺。今不及早議處。邊敵在套。陝西地方必又被害。合無本部差人馬上齎文。交與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寧夏甘肅陝西各該鎮巡官。各差的當人役哨探。查勘黃河凍開之後。邊敵大營。若不在套。在于河東威寧海子等處駐牧。宣大山西三鎮。嚴謹隄備。延綏遊奇兵馬。聽調策應。若不過河。在套駐牧。待候草長田茂勢將深入之時。延綏遊奇等兵。俱分布定邊安邊等營。

寧夏人馬俱分布花馬池等處。遞年敵衆經行之處。遇寇侵入。會合勦殺。陝西鎮巡官豫先計處。除環慶固靖守備人馬。及固原遊兵外。再量調取腹裏衞所州縣堪用戰陣官軍士兵、民壯。編成隊伍。委官管領。處置盔甲馬匹。並查照舊例。豫造戰車火器礮銃等項。料敵必由之路。設伏隄備。一遇敵入。出奇奮擊。或乘夜斫營。或截其歸路。俱相機行事。再行宣府大同甘肅各鎮巡官。各挑選精銳官軍三千員名。定委將官統領。俱約定五月以裏到於固原。會合禦敵。戶部奏差堂上官一員。整理軍餉。本部另行議奏差官。處置馬匹。聽候屯軍一應禦敵防邊。本部今擬不盡事宜。聽各該鎮巡官作急計議。具奏定奪。如此庶謀有豫定。事得先機。伏乞聖明俯念近年邊敵大肆搶掠。地方受害。早賜裁處。特敕各該鎮巡官遵守施行。邊方幸甚。

疏入。得旨。是。近年以來。邊敵深入搶掠。地方受害。這禦敵防邊事宜。恁部裏計慮周詳。議處明白。便差人馬上齎文。著各該鎮巡等官依擬行。不許怠玩。

停差燒造太監疏正德十四年　唐龍

臣惟鎮守太監一到地方。凡百供應役使與夫無名之徵。歲該銀幾萬兩。奏帶參隨供奉。又該銀幾萬兩。至於燒造太監應辦物料。與供應役使之人。歲該銀二萬七千餘兩。通總計銀十萬餘兩。皆取於民。江西地方。被宸濠所虐。誅求殆盡。且連被旱災。田無擔石之收。室無升斗之積。官兵四集。民窮財盡。殆未有如今日者。設補鎮守燒造太監。則前項銀兩。何所出辦。再念江西人稠俗黠。人稠則易集而難散。俗黠則易

動而難安。況盜賊無種。起於飢寒。禍福無門。生於窮迫。卽今鄱陽湖賊船數百。往來劫殺。各府州縣。非告白晝殺人。則訴黑夜劫奪。盜賊無處無之。兼之桃源東鄉。贛州南安。懷疑之輩。反側未安。臣朝夕致慮。爲今之計。惟有鎭之以安靜和平。庶幾無虞。若地方稍加騷擾。則其變立起矣。前議查革不蒙俞允。未幾。鎭守燒造太監。相繼差出。百姓聞之。相顧失色。且懼且泣曰。人殃乃至乎。頃蒙聖明將邱得拏問。尹輔取回。百姓聞皆私慶曰。人殃幸不來乎。自茲良善樂業矣。官府不添科派矣。獄訟賊盜日可消矣。夫前項太監。初本爲地方而設。今聞其來。憂愁懼泣。則若遇蛇蝎。聞其不來。則歡忻鼓舞。若脫水火。是誠何賴焉。且江西前此之民。止遇兵戈旱暵。與宸濠之毒而已。加以淫雨無時。洪水迭至。禾稼淹溺。室廬傾圮。民之困苦。比前尤甚。伏望查照天順年間停差事例。將江西鎭守太監崔和取回別用。一應地方事宜。俱責成巡撫三司等官綜理。將燒造太監。永久查革。磁器行令饒州府督造起解供用。臣又惟今之太監。卽古之閹寺也。周禮。閹人寺人掌王宮門掃除之役。一切政事。皆不預焉。太祖初定天下。百僚庶職。無所不備。而獨不立鎭守太監。蓋倣周爲治也。其措意誠遠。立法誠至。永樂間。始於緊關處暫設鎭守。是時江西尙無。嗣後乃不以原立者爲成法。而以暫設者爲舊規。甚至數人而營一缺。一年而更數人。以致橫政肆出。綱紀蕩然。民財蠹耗。海內多事。孝廟末年。深知其害。力與劉大夏商議罷之。後復中止。至今天下以爲憾。夫求治者必先去其妨治之源。愛民者必先除其害民之本。鎭守太監。誠今日妨治害民之大者也。伏望斷自宸衷。將各處鎭守一併查革。以復太祖之規。以成孝宗之志。則天下之禍亂。於是乎塞。蒼生荼毒。於是乎除

矣。

疏入。帝不納。

江西捷音疏正德十四年　王守仁

臣竊惟寧王賊殺善類。剝害細民。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兼以招納叛亡。誘致劇賊。渠魁如吳十三凌十一之屬。召募四方武藝驍勇者。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齎金銀數萬。陰置奸徒於滄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亦各數千。比其起事之日。從其護衛姻族。連其黨與朋私。脅其商旅軍民。使各募兵從行。多者數千。少者數百。帆檣蔽江。衆號一十八萬。且又矯稱密旨。以脅制遠近。僞傳檄諭。以搖惑人心。其舉兵倡亂。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慴畏避。皆謂其大事已定。莫敢與之抗衡。抱節者僅堅城而自守。忠憤者惟集兵以待時。非智謀忠憤不足。其氣焰使然也。臣才自圍於凡庸。知每失之迂謬。當茲大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數。起事於危疑顛沛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首惡。是固上天之陰隲陛下之威名。而廟廊謀議諸臣。消禍於將萌。見機於未動。改臣提督。使得扼制上流。而凜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申明律例。使人自爲戰。而翕然有臂指相使之形。敕臣以及時策應。不限以地。而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臣得以不俟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民。亦不待詔旨之督。而自有以赴國家之難。長驅越境。直搗窮追。人徒見俘獲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善御。有以致之也。然則今日之舉。廟廊諸臣豫謀早計之功。又孰得而先之乎。伏願皇上論功錫命之餘。普加爵賞旌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來之

懦怯。仍詔示天下。使知奸雄若寧王者。其不軌之謀。已十有餘年。而發之旬月。輒就擒滅。於以見天命之有在。神器之難窺。尤願皇上端拱勵精。以承宗社之洪休。以絕奸雄之覬覦。則天下幸甚。

疏入。帝不納。

邊軍缺食乞早議處疏　正德十四年

王瓊

臣謹奏。看得巡撫宣府都御史寧杲咨稱。各路城堡官軍擁門稟告。月糧半年未支。人心憂惶。不能度遣。將來冬深及春夏。軍日愈貧。飢日愈甚。逃竄死亡日多。墩堡空虛。誰與戰守。要早議處一節。臣等議得會計邊儲。惟由戶部職掌。而軍士逃亡。實與兵政相關。且祖宗朝開設邊鎮屯兵。集糧百五十餘年。俱有定規。今一旦匱乏如此。若非原額虧欠。必是浪費過多。若不急爲議處禁止。軍士逃散失誤防禦。關繫匪輕。合無本部馬上齎文。交與都御史寧杲等。將缺糧軍人處置。借支從權寬恤。毋拘常法。逼迫逃竄。仍咨戶部作急查議。拖欠者追補。缺少者借撥。及查近年不足之由。今日足用之法。議處明白。作急陳奏定奪。庶軍不困憊。邊備幸甚。

疏入。得旨。是。

陳急務疏　正德十四年

黃鞏

臣謹奏。伏惟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綱紀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帥。蓋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不知有天子。亂本已成。禍患將起。試舉當今最急者陳之。一。崇正學。臣聞聖人主靜。君子

愼動。陛下盤遊無度。流連忘反。動亦過矣。臣願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佞人。延故老。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維新。聖政一舉二通。言路言路者國家之命脈也。古者明王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今則不然。臣僚言及時政者。左右匿不以聞。或事關權臣。則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使其不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自達。雖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亦何由知。臣願廣開言路。勿罪其出位。勿責其沽名。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亂臣賊子。亦有所畏而不敢肆矣。三正名號。陛下無故降稱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嘆。如此則誰爲天子者。天下不以天子事陛下。而以將軍事陛下。天下皆爲將軍之臣矣。今不削去諸名號。昭上下之分。則體統不正。朝廷不尊。古之天子。亦有號稱獨夫。求爲匹夫而不得者。竊爲陛下懼焉。四戒遊幸。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於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矣。幸大同矣。幸太原榆林矣。所至費財動衆。郡縣騷然。至使民間夫婦不相保。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至此極也。近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避去。流離奔踣。怨讀煩興。今江淮大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陛下又重蹙之。幾何不流爲盜賊也。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羣小。夫豈有毫髮愛陛下之心哉。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袖手旁觀。如秦越人不相休戚也。陛下宜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己之詔。罷南巡。撤宣府離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散邊軍以歸卒伍。雪已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爲也。五去小人。自古未

有小人用事不亡國喪身者也。今之小人簸弄威權。貪瀆富貴者。實繁有徒。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者。則江彬之爲也。彬行伍庸流。兇很傲誕。無人臣禮。臣但見其有可誅之罪。不聞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託以心腹。付以京營重寄。使其外持兵柄。內蓄逆謀。以成騎虎之勢。此必亂之道也。天下切齒怒罵。皆欲食彬之肉。陛下亦何惜一彬。不以謝天下哉。六。建儲貳。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搖搖無所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收養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陛下殆倒置也。伏望上告宗廟。請命太后。旁諏大臣。擇宗室親賢者一人。養於宮中。以繫四海之望。他日誕生皇子。仍俾出繼。實宗社無疆之福也。

疏入。帝怒甚。下詔獄。復跪午門五日。期滿仍繫獄。越二十日。廷杖五十。斥爲民。

諫泰山進香疏　正德十四年　鄭善夫

臣聞芻蕘草野。皆得獻于君。臣待罪禮官。竊守職事。不能匡正萬一。愧死無地。近奉明旨。有以威武大將軍鎮國公前往泰山獻香者。竊念此事雖芻蕘草野。苟有一念愛君。蓋有蒙死而言其必不可矣。況臣身有官守。職與奉行者哉。臣聞天子端居外屏。以示嚴也。非郊社弗離其宗廟。以承重也。宮牆九重。出則警蹕。以防奸也。夫以天下大器。權奸側目而不敢發者。無其便耳。陛下獨不見劉瑾之事乎。陛下託瑾以心膂。委瑾以機務時。豈不以瑾爲盡忠社稷。且日在左右。而一旦叛逆乃爾。況今乘輿遠出。萬一變出。陛下誰保以無虞乎。前車之覆。後車之戒。臣不敢斷其必無也。且陛下遠舍宗廟。以祀泰山。誠以爲社稷人民

耶。臣聞雨露所滋。無不孳息。雷霆所壓。無不摧折。煦然而福。肅然而威。萬化時行。百神率職者。天也。泰山之神。其有尊於天乎。故凡在天之下者。祖宗相承之社稷人民也。今以付之陛下。誠欲陛下敬天之威。和其人民。保其社稷。而能享其宗廟獻香之事。其有重於郊社之禮。與禘嘗之義乎。今陛下郊不親往。恐非所以事天享帝也。禘嘗大禮。率不親往。恐非所以尊祖敬宗也。是故圜丘之上。烈風揚沙。太皇太后祔廟之夕。而七月雨雹。此天戒也。陛下顧不動心。敬此天戒。乃輟萬幾。冒重險。以事於泰山。何哉。臣見五岳之神。不啻天之僕隸也。暴慢於主翁。而敬恭於僕隸。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敢享也。況今民窮財盡。青齊淮楚之間。水旱連年。甚至有父子相食者。六飛一過。勢必嘯匿山谷。儻重傷心。更何以徼福於社稷哉。夫興亡之勢。皆積漸而後成。不可不察也。陛下連歲北巡。而爲陛下留行者。抗言有害。而未見其害。非惟無害。而反有利。宜陛下厭言者之無稽。而果於獨用其意也。臣愚以陛下之漸成矣。昔扁鵲再說齊君。不用。三見而遁去。嘆曰。昔公疾在腸胃。湯熨可及也。及在腠理。鍼砭可及也。今入骨髓矣。雖有司命。將奈之何哉。臣恐失今不治。而扁鵲遁矣。天下名實。方懼大乖。春秋尊無二上。制王公而下。皆曰人臣。今忍以天子之尊。自貶而稱公。此莫大之怪也。非但大怪也。且必有大憂。今天下藩王。皆陛下臣子也。車駕所至。萬一以公禮處陛下。將安而受之耶。抑責其不臣無禮耶。明明祖訓。臣恐彼有執詞矣。且陛下之所欲自封者。豈不以雄姿大略。自足累功將相耶。然衽金革。冒霜露。縱能手格單于。身甚勞而功顧甚鄙也。臣聞堯舜惟恭默無爲。而萬世言治。不聞其擅一將之長。今不師堯舜。則亦已矣。亦不

聞有先帝乎。先帝敬天勤民。親賢遠色。察佞幸。絕游畋。亦惟自正其心。以爲天下本實。未嘗有所作爲。下親將相之事也。然而文武效用。身不勞而天下治。此陛下與左右所習知者。陛下夜氣清明之時。獨不一思先帝之所爲乎。臣竊以治亂之機。實在陛下一心。心一正則百邪皆廢。陛下試一轉移。靜求先帝何故身不勞而反治。今何故身獨勞而反亂。則一切荒淫悖謬之事。將自追悔不暇。只此一念。欲成堯舜事業不難也。夫以陛下之聰明英武。顧不惜勞瘁其身以求治。而豈惜一念之轉移哉。惜無明智者早爲陛下陳之也。臣本草茅。職非言路。所以寧觸忌諱。不敢愛死者。誠惜陛下之英明。而不忍視天下之日敝也。謹疏上聞。伏候敕旨。

疏入。忤旨廷杖。

請還宸濠所占民田疏 正德十五年　唐龍

臣惟財者民之命也。財散則民聚。民者邦之本也。本固則邦寧。故文帝以賜租致富樂之效。太宗以裕民成給足之風。君民一體。古今同符。今寧賊宸濠。志窮荒度。謀肆併吞。其于民間田地山塘房屋。或用勢強占。或減價賤買。或巧爲准折。或妄行抄收。中人之家。一遭其毒。即無棲身之所。上農之田。一中其奸。即無用鋤之地。猶且虛填契書。以杜人言。私置簿籍。用增稅額。利歸一己。害及萬家。前副使胡世寧直言指陳。繼科道官交章舉發。言皆有據。事非無徵。近奉詔書曰。宸濠天性兇惡。自作不靖。強占官民田產。動以萬計。則陛下明以燭奸。深知宸濠田產皆奪諸百姓者也。又曰。占奪田產。悉還本主。則陛下仁以憫下。毒欲

舉百姓之田產而給還之也。聖言具在。昭如日星。國信不移。堅如金石。頃者宸濠既敗。一應田地山塘房屋。俱抄沒造報矣。但查勘時。業主多因驚散。上司急欲了事。依契溷查。占買未分。明詔雖有給主之條。小人猶抱失業之恨。澤未下究。怨徒上歸。況屋無主則毀。地不耕則荒。故兵馬之後。瓦柱僅存。田野之間。草萊漸長。兼以勢豪奸徒。有私竊之計。開墾沒之端。其在南昌新建。與惡同處。受害獨深。賊師起事。抄掠尤慘。圍雖已破。殘者未蘇。查得二縣額派兌軍淮安京庫三項糧米。共十一萬九千石有零。淮益二府祿米。共四千二百石。節奏寬免。未奉停徵。民納不前。官宜爲處。然一方之統會。在于省城。各府之錢糧。併于司庫。今布政司官庫。先被賊兵刦掠。繼因軍餉動支。萬一變生。則寸兵尺鐵。皆無所需。束芻斗糧。亦不能辦。且省城各門城樓。窩鋪。及諸司衙門。先爲王府占據。多屬疏隘。近因水災蔓延。半遭蕩焚。夫城樓者一方防禦之所關。衙門者諸司政令之所出。託始創新。因陋就簡。誠一時之不可廢者也。乞敕該部速爲處分。上恤公家之所急。下濟萬民之所需。則庶乎財聚而民安矣。

疏入。帝命下部議行。

水災自劾疏 正德十五年

王守仁

臣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者。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臣以菲才。謬膺江西巡撫之寄。今且數月。曾未能有分毫及民之政。而地方日以多故。民日益困。財日益匱。災變日興。禍患日促。自春入夏。雨水連綿。江湖漲溢。經月不退。自吉贛臨瑞。廣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諸郡。無不被害。

黎苗淪沒。室廬漂蕩。魚鼈之民。聚棲于木杪。商旅之舟。經行于閭巷。潰城決隄。千里爲墟。煙火斷絕。惟聞哭聲。詢諸父老。皆謂數十年來所未有也。除行各該司府州縣修省踏勘具奏外。夫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政不自弊。因官而作。官之失職。臣啓其端。何所逃罪。夫以江西之民。遭歷宸濠之亂。脂膏已竭。而又因之以旱荒。繼之以師旅。縱使豐稔連年。曲加賑恤。尚恐生理未易完復。今又重以非常之災。危急若此。當是之時。雖使稷契爲牧。周召作監。亦恐計未有措。況病廢昏劣如臣之尤者。而畀之倀然坐尸其間。譬使盲夫駕敗舟于顛風巨海中。而責之以濟險。不待智者。知其覆溺無所矣。又況部使之催徵益急。意外之誅求未已。在昔一方被災。鄰省尚有接濟之望。茲湖湘連歲兵荒。閩浙頻年旱潦。兩廣之征勦未息。南畿之供餽日窘。淮徐以北。山東河南之間。聞亦饑饉相屬。由此言之。自全之策既無所施。而四鄰之濟又已絕望。悠悠蒼天。誰任其咎。靜言思究。臣罪實多。何者。宸濠之變。臣在接境。不能圖于未形。致令猖突。震驚遠邇。乃勞聖駕親征。師徒暴于原野。百姓殆于道路。朝廷之政令因而閼隔。四方之困憊由是日深。臣之大罪一也。徒避形迹之嫌。苟爲自全之計。隱忍觀望。幸而脫禍。不能直言極諫。以悟主聽。臣之大罪二也。徒以逢迎附和爲忠。而不知日陷于有過。徒以變更遷就爲權。而不知日紊于舊章。徒以掇拾羅織爲能。而不知日離天下之心。徒以聚斂徵索爲計。而不知日積小民之怨。此臣之大罪三也。上不能有裨于國。下不能有濟于民。坐視困窮。淪胥以溺。臣之大罪四也。且臣憂悸之餘。百病交作。厄贏衰眊。視息僅存。以前四者之罪。人臣有一于此。亦足以召災而致變。況備而有之。其所以速天神之怒。深下民之憤。而致災沴

之集。又何疑乎。伏惟皇上軫災恤變。別選賢能。代臣巡撫。即以臣爲顯戮。彰大罰于天下。臣雖隕首。亦云幸也。即不以之爲顯戮。削其祿秩。黜還田里。以爲人臣不職之戒。庶亦有位知警。民困可息。人怒可泄。天變可弭。而臣亦死無所憾矣。

疏入。帝不納。

乞寬免稅糧疏 正德十五年 王守仁

臣照得正德十四年七月內。節據吉安等一十三府所屬廬陵等縣各申爲旱災事。開稱。本年自三月至于秋七月不雨。禾苗未及發生。夏稅秋糧無從辦納。人民愁嘆。將及流離。申乞轉達寬免等因。到臣。節差官吏老人踏勘前項地方。委自三月以來。雨澤不降。禾苗枯死。續該寧王乘釁鼓亂。傳播僞命。優免租稅。小人惟利是趨。洶洶思亂。臣因通行告示。許以奏聞優免稅糧。諭以臣子大義。申祖宗休養生息之澤。暴寧王誅求無厭之惡。由是人心稍稍安集。背逆趨順。老弱居守。丁壯出征。團保饋餉。邑無遺戶。家無遺夫。就使雨暘時若。江西之民亦已廢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況軍旅旱乾。一時併作。雖富室大戶。不免饑饉。下戶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方乎。設或飢寒所迫。徵輸所苦。人自爲亂。將若之何。乞敕該部。暫將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之民。以防變亂之階。伏望皇上罷冗員之俸。損不急之賞。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以足軍國之需。天下幸甚。緣由于本年七月三十日具題請旨。未奉明降。隨蒙大駕親征。京邊官軍。前後萬數。沓至幷臨。填城塞郭。百姓戍守鋒鏑之餘。未及息肩弛擔。又復救死扶傷。呻吟奔走。

以給廝養。一應誅求。妻孥鬻于草料。骨髓竭于徵輸。當是之時。鳥驚魚散。貧民老弱。流離棄委溝壑。狡健者逃竄山澤。羣聚爲盜。獨遺其稍有家業與良善守死者。十之二三。又皆顛頓號呼于梃刃捶撻之下。郡縣官吏咸赴省城。于兵馬住屯之所。奔命聽役。不復得親民事。上下洶洶。如駕漏船于風濤顛沛之中。惟懼覆溺之不暇。豈遑復顧其他。爲日後之慮憂。及稅賦之不免。徵科之未完乎。當是之時。雖臣等亦皆奔走道路。危疑倉惶。恐不能爲小民請一旦之命。豈遑爲歲月之慮憂。及賦稅之不免。徵課之未完。而暇爲之復請乎。若是者又數月。京邊官軍始將有旅歸之期。而戶部歲額之徵已下。漕運交兌之文已促。督催之使。切責之檄。已交馳四集矣。流移之民。聞官軍之將去。稍稍脅息延望。歸尋其故業。足未入境。而頸已繫于追求者之手矣。夫荒旱極矣。而又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加之以師旅。師旅極矣。而又竭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亟之以徵斂。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睹。有耳者不忍聞。又從而朘其膏血。有人心者而尙忍爲之乎。今遠近軍民號呼匍匐。訴告喧騰。求朝廷出帑藏以賑濟。久而未獲。反有追徵之令。閔然興怨。謂臣等昔日蠲賦之言爲紿已。竊相傷嗟。謂宸濠叛逆猶知優免租稅以要人心。我輩朝廷赤子。皆嘗竭骨髓。出死力。以勤國難。今困窮已極。獨不蒙少加優恤。又從而追徵之。將何以自全。是以令之而益不信。撫之而益憤憤。諭之而益呶呶。甫懷收復之望。又爲流徙之圖。計窮勢迫。匿而爲奸。肆而爲寇。兩月以來。有司之以鼠竊警報者。月無虛日。無怪也。彼無家業衣食之資。無父母妻子之戀。而又旁有追呼之苦。上有捶劍之災。自非禮義之士。孰肯閉口枵腹。坐以待死乎。雖朝廷亦嘗有寬恤之令矣。亦嘗有賑濟之

典矣。然寬恤賑濟。內無帑藏之發。外無官府之儲。而徒使有司措置。夫措置豈能神輸而鬼運。必將取之富民。今富民則又皆貧民矣。削貧以濟貧。猶割心臠肉以啖口。口未飽而身先斃。且又有侵尅之弊。又有漁獵之奸。民之賴以生者不能什一。民之坐而死者常什九矣。故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租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飢。刳其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皆將不信之矣。今戶部以國計爲官。漕運以轉輸爲任。今歲額之催。交兌之促。皆其職使然。但民者邦之本。邦本一搖。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伏望皇上軫念地方塗炭之餘。小民困苦已極。思邦本之當固。慮禍變之可憂。乞敕該部。速將正德十四十五年該省錢糧悉行寬免。其南昌南康九江等府。殘破尤甚者。重加寬貸。使得漸回喘息。修復生理。非但解江西一省之倒懸。臣等無地方變亂之禍。得免于誅戮。實天下之幸。宗社之福也。夫免江西一省之糧稅。不過四十萬石。今各四十萬石而不肯蠲。異時禍變猝起。卽出數百萬石。已無救于難矣。此其形迹易見。事理甚明者。臣等上不能會計征斂以足國用。下不能建謀設策以濟民窮。徒痛哭流涕一言小民疾苦之狀。惟陛下速將臣等黜歸田里。早賜施行。以紓禍變。

疏入。帝不納。

請正大獄疏 正德十六年 楊廷和

臣惟科道官劾奏張銳等罪惡。陛下赫然震怒。下之法司。天下聞之。交相喜慶。既而法司議上。再命會官

詳審。臣等擬票進呈。俱從上改。竟至寬貸。聞者莫不駭愕。以爲不誅。此則國法不正。公道不明。九廟之靈不妥。萬民之心不服。禍亂之機未息。太平之治未臻。語曰。上無失政。下無私議。殺一人而千萬人懼。天下之大政也。縱奸長惡。而使亂臣賊子無所懲戒。此行政之大失也。所以科道與刑部司屬相繼言之。或交章。或獨奏。入則議于朝。出則議于巷。遠臣小吏亦將有聞風而言者。不意聖明有此舉措也。自古帝王制刑三千餘條。曰元惡大憝不待教而誅。皇祖大明律一書。首之以十惡大罪。不待時而決。如張銳等。正所謂誅不待教。殺不待時者也。堯時四凶之罪。不過巧言令色。治水無功而已。舜誅殛之而天下咸服。今張銳等之罪。萬倍于四凶。而其罰止于充軍。何以服天下之人心乎。姑以近日之事校之。張銳等所犯。與錢寧江彬相同。畢眞王綸等又在其下。錢寧等既伏誅。而張銳等乃得保其首領。罪同罰異。使錢寧等有知。亦當不服于地下矣。此輩縱不一一皆誅。而張銳張雄張忠三人決不可赦。伏望俯納羣言。卽賜宸斷。將張銳張雄張忠三人。仍依原擬。則大法以正。而人心皆服。天下傳之。史册書之。直可與舜之誅四凶。千古並美矣。

疏入。帝不納。

請均田役疏正德十六年　唐龍

臣惟國初計畝成賦。縣有定額。歲有常征。故糧均而民不病。今江西巨室置產者。遇造册時。行賄里書。有飛灑現在人戶者。名爲活灑。有暗藏逃絕戶內者。名爲死寄。有花分子戶不落戶眼者。名爲畸零帶管。有

留在賣戶全不過割者。有過割一二。名爲包納者。有全過割而不歸正戶。有推無收。有總無撒。名爲懸掛掏回者。有暗襲宮員進士舉人。揑作寄莊者。在册僅紙上之名。在戶皆空中之影。以致圖之虛以數十計。都之虛以數百計。縣之虛以數千萬計。遞年派糧編差。無所歸者。俱令小戶賠償。小戶逃絕令里長。里長逃絕令糧長。糧長負累之久。亦皆歸于逃且絕而已。此弊惟江西爲甚。江西惟吉安爲甚。故遇僉當糧長者。大小對泣。親戚相弔。至有寧充軍毋充糧長之謠。臣嘗立法清理。雖未收釐革之功。亦稍有規正之漸。大抵利者人之所欲也。利多則樂趨。法者人之所畏也。法輕則易犯。臣伏覩律例。欺隱田糧。罪止滿杖。其田入官。所欺稅糧。依數徵納。若詭寄影射。幷受寄者罪如之。其田改正。各鄉書手飛糧二百石以上。發邊衞充軍。夫不法之徒。但知收租。不知納糧。里書但顧圖利。不顧壞法。皆奸民之首也。今罪止于杖。照常發落。所以不可禁也。乞令守巡官分詣地方。嚴督州縣。將境內飛詭田糧。酌量弊深者挨田丈量。輕者挨戶清理。究首尾之因。度廣狹之則。定高下之科。分肥沃磽瘠之等。均壅淤開墾之數。各將原糧。填入原田。付歸原戶。使圖總都總縣總。每圖令造流水册各十本。每甲各收一本。每縣造大流水册各四本。解南京後湖各一本。布政司幷該府州縣收架各一本。以後因戶推田。因田有一定之額。糧與差無兩避之患。庶幾弊革利興。一勞永逸。賦役自此可充。戶口自此可復。息盜止訟。未必無少補焉。

疏入。帝命下部議行。

明臣奏議卷十七

講學親政疏嘉靖元年

王鏊

臣竊念古之聖君賢相。共成至治之隆者。蓋由於上下之交。而近世之弊。多由於上下間隔。夫所以爲上下之交者。果遵何道哉。臣伏見陛下卽阼以來。時御經筵。聖學勤矣。臣愚猶過憂工夫或間斷而不洽。所望淸燕之間。時召文學侍從之臣。從容講論。凡帝王爲治之大經大法。日陳於前。則自內及外。無非進學之地。殷高宗所以惟學遜志務時敏。道積於厥躬者此也。陛下昧爽視朝。聖政勤矣。臣愚猶過憂堂陛太懸絕而不親。所望視朝之暇。時御便殿。公卿大臣。侍從臺諫。逐日輪對。從容咨詢生民疾苦。政事得失。則自朝至暮。無非修政之時。周宣王所以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者此也。臣聞古人雖在畎畝。義不忘君。故敢輒効愚誠。不自知其言之可用與否。其義則臣子事君盡心之道也。臣請盡言之。惟陛下少留意焉。

一、請講學。國家經筵之設。其盛矣乎。天子自正朝輦御文華。公侯九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士。亦皆環列以聽。經筵一開。天下欣欣焉傳之。以爲希闊之典。故曰其盛矣乎。然一歲之間。寒暑皆歇。春、秋月分。不過二五日。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至期講訖。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親且密也。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猶過於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傅說之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乃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遜者。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者敏於學。如有所不逮。

成王訪落於羣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弼時仔肩示我顯德行緝熙者繼續而光明之示我顯德行者冀羣臣有以開示之也商周之君其學如此之切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微之際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其有得今也闊略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傅之之人寡咻之之人衆未見其能得也且不獨商高周成爲然也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亦可見矣宋世賢主宮中消日惟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太祖高皇帝初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誥天下皆出御製睿翰如飛羣臣拱視今御製文集是也仁宗皇帝臨御建弘文館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孝宗皇帝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嘗索太極圖西銘等書於宮中玩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過夫自古帝王之學如此祖宗之學如此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望於便殿之側修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天威從容詢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間則游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好而不禁蓋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大略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夫時御經筵所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所以修聖學之實功如是不已則聖德日新又

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一、請親政。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蓋上之情達於下。下之情達於上。上下一體。所以爲泰。上之情壅閼而不下達。下之情壅閼而不上聞。上下間隔。雖有國如無國矣。所以爲否也。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絕。所謂堂上遠於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臣以爲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詢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言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卽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卽古之外朝也。而內

朝獨缺焉。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奏議、夏原吉等。嘗奏對便殿。於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閟。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孝宗晚年。深有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惟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盡刻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御文華。武英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齊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見辭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於前。夫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如此豈徒除近世壅隔之弊哉。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疏入。帝優詔報聞。

請正綱常昭典禮疏　嘉靖元年　楊廷和

臣忝爲三孤之官。謬當輔導之地。凡諸司之所守者。皆臣之所當遵者也。況綱常典禮之大者哉。近者。陛下欲追崇本生父母。禮官據禮以守其職。科道交論。以定其制。臣與同官蔣冕、毛紀、費宏等上稽古史之舊。俯察庶言之同。執奏再三。不蒙采納。續奉皇太后懿旨。加帝后之稱。既已力排天下之公議。曲伸罔極之私恩矣。後乃再奉詔旨。欲於帝后之上。復加皇字。臣聞命驚惕。不敢奉行。隨卽封還。請從前議。豈敢無禮於君。取罪於己哉。誠以典禮所繫。不可壞之於朝廷。綱常所關。不可廢之於今日也。昔者魯夏父弗忌

逆躋僖公。其死也。焚煙徹於上。宋濮園之議。論者謂韓琦、歐陽脩皆失當。夫生莫逃於公議。死莫逭於天刑。何也。蓋人臣事君不以禮議禮不以正之鑒戒也。陛下謂臣等所陳。皆推至義。朕之所奉。昊天至情。又令臣等不必拘於史志。臣思自古帝王入繼大統。皆不行追崇之典。豈忘昊天之情。無罔極之恩哉。而儒者之論。亦未嘗議其不孝。何也。天無二日。國無二統。身無兩考。尊無二上。守此者。謂之綱常。行此者。謂之典禮。典禮一失。綱常以隳。拂萬方之心。起萬世之議。豈聖人以禮事親。以孝治天下之道哉。綱常典禮之在世。譬如日月之在天。江河之在地。自三代至今日。萬古不可變。非若制度文爲可以損益。不相沿襲也。豈可謂前史所載。非今日之制。而不遵哉。

疏入。帝不納。

議大禮疏 嘉靖元年

張　璁

臣聞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陛下嗣登大寶。卽議追尊聖考。奉迎聖母。誠大孝也。廷議執漢定陶、宋濮王故事。謂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記曰。禮非天降。非地出。人情而已。漢哀帝。宋英宗固定陶。濮王子。然成帝。仁宗皆豫立爲嗣。養之宮中。其爲人後之義甚明。故師丹、司馬光之論。行於彼一時則可。今武宗無嗣。大臣遵祖訓以陛下倫序當立。而迎立之遺詔曰。興獻王長子。未嘗著爲人後之義。則陛下實承祖宗之統。與豫立爲嗣者不同。議者謂孝廟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假令聖考尙存嗣位。恐弟亦無後兄之義。且迎養聖母以母之親也。稱皇叔父。則當以君臣禮見。

恐子無臣母之義、長子不得爲人後。聖考止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自絕其父母之義。故在陛下謂入繼祖後。而得不廢其尊親則可。謂爲人後以自絕其親則不可。夫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承惠帝後。則以弟繼。宣帝承昭帝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乎。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立聖考廟於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聖考不失其爲父。聖母不失其爲母矣。

疏入。帝大喜。下廷臣議。

議大禮疏　嘉靖元年　方獻夫

臣惟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君子論事。當究名實。竊見近日禮官所議。有未合乎人情。未當乎名實者。一則守禮經之言。一則循宋儒之說也。臣獨以爲不然。按禮經喪服傳曰。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又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統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爲是禮者。蓋謂有支子而後可以爲人後。未有絕人之後以爲人後者也。今興獻帝止生陛下一人。別無支庶。乃使絕其後而後孝宗。豈人情哉。且爲人後者。父嘗立之爲子。子嘗事之爲父。故卒而服其服。今孝宗嘗有武宗矣。未嘗以陛下爲子。陛下於孝宗。未嘗服三年之服。是實未嘗後孝宗也。而強稱之爲考。豈名實哉。爲是議者。未見其合於禮經之言也。又按程頤濮議。謂英宗既以仁宗爲父。不當以濮王爲親。此非宋儒之說不善。實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嘗育英宗於宮中。是實爲父子。孝宗未嘗育陛下於宮中。其不同

者一。孝宗有武宗爲子矣。仁宗未嘗有子也。其不同者二。濮王別有子。可以不絕。興獻帝無別子也。其不同者三。豈得以濮王之事。比今日之事哉。爲是議者。未見其善述宋儒之說也。若謂孝宗不可無後。故必欲陛下爲子。此尤不達於大道者也。推孝宗之心。所以必欲有後者。在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也。豈必拘拘父子之稱。而後爲有後哉。孝宗有武宗。武宗有陛下。是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矣。是實爲有後也。且武宗君天下十有六年。不忍孝宗之無後。獨忍武宗之無後乎。此尤不通之說也。夫興獻帝當父也。而不得父。孝宗不當父也。而強稱爲父。武宗當繼也。而不得繼。是一舉而三失焉。臣未見其可也。且天下未嘗有無父之國也。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今使陛下舍其父而有天下。陛下何以爲心哉。臣知陛下純孝之心。寧不有天下。決不忍不父其父也。說者又謂興獻帝不當稱帝。此尤不達於大道者也。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周公追王太王、王季。子思以爲達孝。豈有子爲天子。父不得稱帝者乎。今日之事。臣嘗爲之說曰。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興獻之異羣廟。在稱帝而不稱宗。夫帝王之體。與士庶不同。繼統者、天下之公。三王之道也。繼嗣者。一人之私。後世之事也。興獻之得稱帝者。以陛下爲天子也。不得稱宗者。以實未嘗在位也。伏乞宣示朝臣。復稱孝宗曰皇伯。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之。夫然後合於人情。當乎名實。非惟得先王制禮之意。抑亦遂陛下純孝之心矣。

疏入。帝大喜。下廷臣議。

遵祖訓以端政本疏 嘉靖元年

夏言

臣嘗伏讀聖祖之訓。有曰凡廣耳目。不偏聽。所以防壅蔽而通下情也。又曰。朝堂決政。衆論稱善。即與施行。大哉王言。此誠子孫萬世帝王所當遵守者也。頃緣先朝內外奸人。交通盤據。蒙蔽主聽。竊弄威柄。朝政廢弛。言路壅通。將一應章奏。或遷延沈匿。不與聞達。或揑改旨意。肆爲欺罔。以致予奪非宜。刑賞失當。及至言官論列。又多留中不出。甚者假以朝廷震怒。動遭譴謫。箝制人口。不復敢言。是以下情不能上通。眞贋無從辨詰。紊亂政本。養成禍機。壞祖宗法。莫大於此。重以奇衺淫巧。百爾誘惑。經筵輟講。積有歲年。浹月臨朝。恆以昏暮。君臣隔絕。形跡疏違。由是威福大權。盡墮奸人之手。綱紀大壞。奸黨橫行。蓄患邊防。毒流海內。上干天變。下失人心。十六年中。大難繼作。貽憂社稷。壅蔽之禍。茲亦極矣。如先年劉瑾揑寫旨意。既已伏誅。而近日錢寧家。又復搜出題奏本四十餘件。江彬阻抑邊情本一百三十六件。司禮監隱藏不報本又數百件。似此欺蔽。可爲寒心。尙賴皇天眷祐。宗廟有靈。社稷不致顚危。乃眞幸耳。茲者伏遇陛下聰明天錫。仁孝夙聞。四方萬國。延頸拭目。瞻望太平。國家安危之機。俗化汙隆之候。天下治亂之分。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於此焉決。昨者伏覩明詔。痛革先朝敝政。洞察小人奸狀。中外臣民。不勝懽慶。以爲我朝百六十年以來。未有如此詔令。陛下撥亂之功。可謂盛美。蔑以加矣。但臣以爲本源之地不治。則末流尙有可憂。伏願陛下奉天法祖。總攬舊綱。明目達聰。大開言路。臣請自今伊始。每日視朝之餘。即御文華殿聽政。凡中外大小臣工所上章疏。凝神注思。逐一俯賜觀覽。不時召入內閣大臣。以備顧問。從容講論。斟酌裁決。凡事情重大。論議矛盾者。則敕下廷臣集議。不宜謀及褻近。徑從內批。如先朝之爲者。即

有寢罷。亦宜明示外廷可否。以彰陛下至公無我之度。臣又竊念內閣機密重地。祖宗設官立法。必極周詳。擬旨進奏。宜必各有職掌。綸音渙號。亦必有所紀載。前項奸蔽似若無可容者。何以公然隱匿而無所稽憑。肆行矯詐而無復忌畏。則是關防之術。尙若闕疏。進擬之權。容有侵越。而小人乘勢因得以竊弄之矣。然臣考之司禮監職掌。著之祖訓。內閣創置。列於會典。臣愚欲乞陛下仰遵聖祖大訓。載稽故事。敕令內閣專一擬旨。司禮監專一進奏。仍令內閣置立印信文簿一扇。或鈐以御寶。將逐日聖旨裁決過事件。明白開載。每五日一次類進揭帖。與六科旨意題本對同。雖陛下聖旨有所予奪。亦必經由內閣議而後行。事有可否。許令執奏。不宜復有傳奉之制。更乞敕令御前紀事給事中二員。朝罷赴左順門。會同司禮監官收接一應章奏。紀其數目。送吏科附簿以備查照。如此則大公至正。明白洞達。壅蔽矯詐沈匿之奸。舉無所容。而朝廷之政。將無一不出於正矣。

疏入。帝從之。

請實邊儲以固人心疏 嘉靖元年

夏言

臣聞禦戎之策。守備爲本。兵之所屯。以食爲急。苟無儲蓄。是棄封疆。故曰兵不理。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自昔敗亂之故。鮮不由斯。今宣大二鎭。凋敝極矣。蓋緣先朝六軍之供億頻繁。萬姓之瘡痍未復。兼之將帥無恥。刻剝恣行。撫臣不才。侵漁太急。加以連歲荒旱。穀粟不登。況近日傳聞二鎭飢窘。比昔尤甚。米價騰貴。夐異往時。所欠軍糧。多未補足。人懷愁怨。日不聊生。又聞大同飢民爭啖人肉。宣府

餓卒。搶奪市米。教場操楞腹之軍。至不肯舉旗以應號令。營門臥飢羸之卒。至不能跨馬以執器械。兵勢委靡。人心渙散。計其無事已甚阽危。有如敵騎不測。果於內侵。京軍出征。復來駐劄。臣恐餽餉不繼。無剋敵之資。儲蓄不充。非屯兵之計。萬一制御乖方。三軍觖望。捐循失策。邊人離心。以不制之兵。懷無聊之志。意外之患。何可不虞。前此雖嘗發銀十萬或二十萬。不過補塞罅漏。未見大振頹廢。爲今之計。所宜急處宜大資糧。專以充足軍倉。稍復賑濟邊甿。昨該提督軍務刑部右侍郎臧鳳奏乞空運漕糧數十萬石。以濟軍餉。可謂老成長慮。知所先務者矣。臣愚欲乞陛下。特敕廷臣再加會議。將通倉應儲漕糧。或已貯在倉。或現在水次者。撥發三四十萬石。每石加以出關腳價米若干。責令侍郎臧鳳設法調度。輓運出關。其關內合用人力車腳。必須計處周密。勿致騷動。仍令本官不必待有警報。先著領敕前去。專務區畫糧料。賑活疲人。一面就彼簡閱邊士。振揚軍聲。其所運米斛。不必盡赴宣府。宜分貯懷來保安等城。以便附近官軍輪班支給。其大同去關稍遠。宜收貯二鎮交界要害城堡。以備主客兵馬就便關支。更令塞外乏食流亡之人。挑負轉運。資以腳米。酌量時勢緩急。略加賑恤。庶軍民得以大沾實惠。救百萬生靈之命。收三軍離散之心。外可以防敵患。內可以固軍情。此實今日所當留意者也。伏望陛下軫念邊務。俯察愚忱。邊圉幸甚。生靈幸甚。

疏入。帝從之。

臣伏考漢成帝立定陶王爲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共王祀，共王者、皇太子本生父也。時大司空師丹以爲恩義備至。今陛下入承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繼興王後，襲興王主祀事。又考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繼仁宗後，是爲英宗。司馬光謂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范鎭亦言陛下既考仁宗，若復以濮王爲考，於義未當。乃立濮王園廟，以宗樸爲濮國公，奉濮王祀。程頤之言曰，爲人後者，謂所後爲父母，謂所生爲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宜別立殊稱，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則正統既明，所生亦尊崇極矣。今興獻王於孝宗爲弟，於陛下爲本生父，與濮安懿王事正相等。陛下宜稱孝宗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妃爲皇叔母興獻王妃。凡祭告興獻王及上箋於妃，俱自稱姪皇帝某，則正統私親恩禮兼盡，可以爲萬世法。

議奏，帝怒曰，父母可更易若是耶，命再議。

大禮議 嘉靖元年

汪俊

臣謹惟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產言。今陛下爲武宗親弟，自宜考孝宗明矣。孰謂與人爲後，而滅武宗之統也。儀禮傳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漢宣起民間，猶嗣孝昭，光武中興，猶考孝元，魏明帝詔皇后無子，擇建支子以繼人宗，孰謂入繼之主，與爲人後者異也。宋范純仁謂英宗親受詔爲子，與入繼不同，蓋言恩義尤篤，尤當不顧私親，非以生前爲子者，乃爲人後，身後入繼者，不爲人後也。尊言孝宗既有武宗爲之子，安得復爲立後，臣等謂陛下自後武宗而上考孝宗，非爲孝宗立後也。又言武宗全神器授陛下，何

忍不繼其統。臣等謂陛下既稱武宗皇兄矣。豈必改孝宗稱伯。乃爲繼其統乎。又言禮官所執者。不過前宋濮議。臣等愚昧所執。實不出此。蓋宋程頤之議曰。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殆爲今日發也。謹集諸章奏。惟進士張璁。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與葬議同。其他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臣等議。

議奏。留中。

辭封爵乞普恩賞疏嘉靖元年　王守仁

臣謹奏。竊念臣以凡庸。在正德初年。以狂言被譴。隨加收錄。滛陟清顯。繆膺軍旅之寄。猥承巡撫之令。後值寧藩肇變。臣時適嬰禍鋒。義當死難。不量勢力。與之犄角。賴朝廷威靈。幸無覆敗。既而讒言朋興。幾陷不測。臣之心事。未及自明。乃幸天啓神聖。陛下龍飛。開臣於覆盆之下。而照之日月。憫惻慰勞。至勤詔旨。憐其烏鳥之情。使得歸省。推大孝之仁。優之以存問。超歷常資。授以留都本兵之任。懇疏辭免。慰旨益勤。在昔名臣碩輔。鮮有獲是於其君者。而況於臣之卑鄙淺劣。將何以堪此乎。今又加以封爵之崇。臣懼功微賞重。無其實而昌其名。憂禍敗之將及也。夫人主於嘫笑之微。不以假於匪人。而況爵賞之重乎。人臣之事君也。先其事而後其食。食且不可。而況於封爵乎。且臣之所以不敢受爵。其說有四。不敢不爲陛下一陳。其實寧藩不軌之謀。積之十數年矣。持滿應機而發。不旬月而敗。此非人力所及也。上天之意。厭亂忌治。將啓陛下之神聖。以中興太平之業。故蹶其謀。而奪之魄。斯固上天之爲之也。而臣欲冒之。臣叨天

之功矣。其不敢受者一也。先寧藩之未變。朝廷固已陰覺其謀。故改臣以提督之任。使據上游。以制其勢。故臣雖倉猝遇難。而得以便宜調兵。與之從事。當時帷幄謀議之臣。則有若大學士楊廷和等。該部調度之臣。則有若尚書王瓊等。是皆有先事禦備之謀。所謂發縱指示之功也。今諸臣未蒙顯褒。而臣獨冒膺重賞。是掩人之善矣。其不敢受者二也。變之初起。勢燄猖熾。人心疑懼退沮。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諸人之外。又有知府陳槐、曾璵、胡堯元等。知縣劉源清、馬津、傅南喬、李美、李楫及楊材、王冕、顧佖、劉守緒、王軾等。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鰲山、伍希儒、謝源等諸人。臣今不能悉數。其間或摧鋒陷陣。或遮邀伏擊。或贊畫謀議。監錄經紀。雖其平日人品。或有清濁高下。然就茲一事而言。固亦咸有捐軀效死之忠。勠力勤王之績。所謂同功一體者也。今賞當其功者。固已有之。然施不酬勞之人尚多也。其帳下之士。若聽選官雷濟、已故義官蕭禹、致仕縣丞龍光。指揮高睿。千戶王佐等。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僞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祕計。蓋有諸將士所不預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歷者。臣於捷奏本內。既不敢瑣瑣煩瀆。今聞紀功文册。復爲改造者。多所刪削。其餘或力戰而死於鋒鏑。或犯難而委於溝渠。陳力效能者。尤不可以枚舉。是皆一時號召之人。臣於顛沛搶攘之際。今已多不能記憶其姓名籍貫。復有舉人龔元亨者。爲臣勸說寧濠。反爲奸黨構陷。竟死獄中。以忠受禍。爲賊報讎。抱冤齎恨。實由於臣。雖盡削臣職。移報元亨。亦無以贖此痛。此尤傷心慘目。負之於冥冥之中者。夫倡義調兵。雖起於臣。然猶有先事者爲之指措。而戮力成功。必賴

於衆。則非臣一人之所能獨濟也。乃今諸將士之賞。尙多未稱。而臣獨蒙冒重爵。是襲下之能矣。其不敢受者三也。臣世受國恩。鞠身粉骨。亦無以報。謬當提督重任。承乏戎行。苟免鰥曠。況又超擢本兵。既已叨冒踰分。且臣近年以來。憂病相仍。神昏志散。目眩耳聾。無復可用於世。兼之親疾顚危。命在朝夕。又不度德量分。自知止足。乃冒昧貪進。據非其有。是忘己之恥矣。其不敢受者四也。夫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甚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己之恥。四者備而禍全。故臣之不敢受爵。非所以辭榮也。避禍焉已爾。伏願陛下鑒臣之辭。出於誠懇。收還成命。容臣以今職。終養老親。苟全餘喘於林下。以所濫施於臣者。普於衆。以明賞罰之典。以彰大小之功。以慰不均之望。以勵將來效忠赴義之臣。臣死且不朽矣。不勝受恩感激懇切願望之至。

疏入。得旨。卿倡義督兵。勦除大患。特加封爵。以昭公義。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該部知道。

愼刑獄疏嘉靖元年　韓邦奇

臣謹奏。爲愼刑獄、以光新政事。臣聞刑者。人主治天下之大防。而天下治忽所由繫。書稱堯舜之治。至於四方風動。其究歸於皐陶象刑之功。故刑者。人主之所當重愼。而不可忽者也。國家法古制刑。內則總之三司。外則總之提刑按察司。後又時差監察御史審錄。都御史巡撫。且皆付以糾察之寄。其法詳且盡矣。至於錦衣衞之設。蓋以待夫隱罪極惡。天子非時震怒。特遣下之非以爲常者也。然其制。列聖相承。止行於畿內。至正德二年以來。權奸相繼用事。假此報復私讎。中傷善類。用張淫威。迫脅海內。官校紛紛而出。

所在有如豺虎、破家亡身者、郡邑相望、天下洶洶、幾至大亂、使非聖明繼世、中興革而正之、天下未可知也、近者聖母駕過山東高唐州、同知金波供應有缺、陛下詔錦衣衞官校拏至京師、天下愕然驚疑、謂聖明在上、亦復有此、夫金波小官、何足以動天下之聽聞、而錦衣官校、出京拏人、則固天下聽聞之所繫也、伏望陛下特宥金波之罪、自後在外府、州、縣官有犯、付之按察司、三司官有犯、付之撫、按官、撫、按官有犯、付之三法司、如此則內外相承、體統不紊、罪皆閱實、孰可逃刑哉、臣以外服之臣、乃敢塵穢聖聽、罪誠難逭、但臣山東方面官、高唐、臣山東屬州、金波、臣山東屬官、陛下差錦衣衞官校拏人、自臣山東始、故敢輒肆狂瞽、以獻芹曝、惟聖明采擇焉、

疏入、下都察院覆題、

明臣奏議卷十八

舉大禮以成大孝疏嘉靖元年

林俊

臣惟漢成帝立定陶王爲皇太子。卽封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以奉共王之祀。宋英宗以濮安懿王長子繼體仁宗。亦立濮安懿王次子宗懿。以主濮王之祀。陛下光起親藩。入繼大統。尊崇大禮。已舉行無遺矣。惟興獻帝之後未立主祀。久虛尤禮不可緩者。宜準先朝故事。擇興獻親弟之子。倫序所當立者。襲封興王。繼興獻後。以主祀事。則義正心安。情禮兼備。本生之報。益曲盡無遺矣。所以遲久而未決者。或謂欲待前星輝祥。螽斯衍盛。然後分封爲興國後。臣以爲不然。陛下之子。則興獻諸孫行也。以孫繼祖。是禰其祖。而名實紊。非禮也。或謂宜封親王次子嗣王。暫主興獻之祀。俟皇子稍長。襲封眞王。主其常祭。暫主之王。別封之以大國。臣又以爲不然。夫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旣主其祀。卽爲之後。不容復易。且陛下大婚未舉。儲貳有待。興獻主祀。容一日無耶。雖歲時遣官。相望道路。乃天子命祭。而非祭之主也。概以人後之說。則精意未必感孚。冥漠未必顧饗。非惟失禮之正。亦莫識鬼神之情狀矣。或謂親王亦有不立後者。而無長立次。繼伯以姪。率用爲常。濮王宗懿之立。立次者也。共王景之立。繼伯者也。興獻茂毓聖明。入繼大宗。顧不得世食少宗之祀。如在之神。殆若有未安者。或又謂安陸龍興之地。容有形似之嫌。臣又以爲不然。昔周文、武以德厚長世。豐沛出漢高。未聞復有漢高惑無謂之小見。廢必舉之大禮。以絕本生之祀。謂陛下

爲之乎。或又謂興獻立國已久。土賦甲於他藩。臣又謂此閭巷鄙俗之論。天子天下爲家。不宜過自封殖。王祿歲既有常數矣。土田僅宜十分爲率。錫之二分。割其八分。以給無田之民。則親親仁民。並舉不悖。是爲堯舜之仁政。道無先於此者。臣恐議者互異。或緩以失時。或雜以慾禮。或利以害義。故不避煩瀆。懇懇言之也。

疏入。得旨。禮部知道。

請親大臣疏 嘉靖元年

林俊

臣聞虞、夏君臣。更相告誡。商、周而下。亦資輔弼。故有臣鄰之喻。股肱耳目之喻。舟楫魚水之喻。上下交修。而趨向正。心術純。法令公。人心悅。有由然矣。太祖未旦臨朝。晡時而後還宮。處宋濂、劉基、章溢等禮賢之館。胡翰、許元等會食省中。賜坐從容。咨詢治道。講論經史。當時外臣。亦時引見。論政事。問民所疾苦。太宗每當奏事畢。令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等承顧問。商機密。漏下十五刻而退。仁宗賜士奇等並蹇義、夏原吉繩愆糾繆等圖書。令協心贊輔。盡誠相與。言有未從。具本用圖書密進。念蘇、杭民力艱難。供用服色。減半織造。宣宗每召儒臣蹇見。從容咨訪曰。有君亦貴有臣。使堯、舜無禹、皐能獨治乎。又喜唐太宗善受諫。曰。君人當以太宗爲法。英宗親決章奏。厭左右干預。密語李賢執阻。賢曰。在獨斷。時勳戚乞恩澤。堅執不與。家人私蓋店房。命竇之法。毀其房。賢曰。眞可謂王者無私。憲宗初年。時與李賢、彭時等議政議禮。故能茂宏至道。恢廓皇猷。中間雖有偶惑貴近之悔。然瑕不掩瑜。孝宗誅斥邪佞。振舉舊章。復午朝。定日講。開經

筵。時召劉健、李東陽、謝遷、劉大夏、戴珊等討論理道。革傳奉。裁冗食。斯時之政。虞、夏比盛矣。自古人君。未有不由親君子而治狎小人而亂者也。正德之間。羣邪鼓扇。干紀亂常。沮喪士氣。枯竭民財。人心已離。天命幾去。幸聖神入承大統。釐革一詔。中外騰歡。收已離之人心。回幾去之天命。然而數月之間。天人之意。似若稍異。傳曰。爲君難。陛下勿謂善始之易。尤當計善終之難也。其道親君子、遠小人是矣。今正人滿朝。陛下傾心延接。加意採納。則邪念消。躁心息。驕氣平。出政公。布令信。慮患遠。爲學勤。所存所行。皆大中至正之道。夫君子、道之所寄也。大親則大效。小親則小效。不親則不效。而小人乘間蠱國殃人。前監固不遠也。聞近時經筵少開。諸臣延接頗少。至大臣亦少宣召。陛下所託腹心以共成嘉靖之化者何人。偶亦未之思爾。且太倉之儲。盡無名之冗食。小民之蓄。盡無名之誅求。而劉瑾、錢寧、江彬、張銳、張雄等。富倍於國。華堂之盛。以間計者。數千百間。神宮之費。以銀計者。數十萬兩。新詔之革。所謂壞極不得不革者也。臣又惟移易風俗。道化先之。君倡之。而臣和之。漢文帝身衣弋綈。云樸質爲天下先。毛玠在吏部。清儉率人士。羸衣糲食。廉節自勵。吏潔於上。而俗化於下。方今習俗之侈。不獨貴近爲然。自朝廷以及搢紳、民庶。亦頗尙之。奢侈成風。公私俱竭。革莫先於此者。朝廷、天下之觀。陛下身先率之。以立化本。搢紳、民庶之觀。士大夫先奉之。以立化基。則下觀而化。渾樸之風不改。侈靡之俗盡革。所謂朝廷正。百官正。萬民正。而天下治也。

疏入。得旨。覽奏。具見忠愛至意。該衙門知道。

請勤學疏嘉靖元年　林俊

臣惟學緝熙於光明。日新則日進。不日新則日退。故曰莫止於晝。莫病於自足。君子有無已之功焉。禹惜寸陰。傅說告高宗。念終始典於學。君所自學。臣所論學。要皆如是也。唐太宗延文學之士。更番直宿。討論文籍。夜分乃寢。宋太宗年老猶喜讀書。仁宗邇英講讀。未嘗少廢。此故事也。太祖有觀心之亭。禮賢之館。揭大學衍義於兩廡。揭洪範於座右。朝夕省覽。太宗視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史。召儒臣講論。仁宗專意文事。留心讀書。宣宗謂楊士奇等曰。朕寒暑不廢書册。對曰。帝能勤學問。宗社生民有賴。英宗時。楊榮等建議經筵。降勅勉諭曰。朕卽位以來。弗遑夙夜。永惟厥道。必學乃明。爾翰林儒臣。分直侍講。憲宗、孝宗循行無改。國家列聖勤學。故事在邇。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陛下正志學之年。何可輟耶。且經筵之聽講。頗不謂勞。文華之清燕。亦不謂熱。而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善念易開。正言易入。又爲進學之會。夫天下之治不治。在人君之聖不聖。人君之聖不聖。在人君之學不學。太祖嘗言。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諸中。無堯舜之心。欲施於政。有堯舜之治。決不可得也。陛下天稟穎異。聖性精純。誠於此時。日親儒臣。以講求古先聖王之大經大本。以開發聰明。成就德性。使神有所領。意有所會。則立道有體。致道有用。設心措念。有所持循。臨人出政。有所據守。是謂有堯、舜之心。斯有堯舜之政。民無患乎不被堯、舜之澤矣。

疏入。得旨。經筵、日講。朝廷急務。覽奏具悉卿忠愛至意。該衙門知道。

節財用疏嘉靖元年　林俊

臣竊謂財貨譬如雨澤。天地之間。僅有此數。我國家相承節儉。天下休息。百四十年。武宗承之。固豐豫時也。而盜國之徒。乃盡取而濫費之。帑藏匱竭。海內虛耗。陛下承之。則蠱極而困時也。雖恭儉性成。足以風示天下。而積習流俗。尙有未盡然者。方今四疆多事。水旱之報日聞。軍旅之需日急。民窮無所於斂。所恃以應之者。內帑之餘耳。然私計所蓄。不過三邊數月之儲。而嗷嗷待哺之民。尙無足以副之。且歲供之費。幾十倍於昔。其可不思所以爲繼哉。茲者大婚有期。六禮之儀。固有不可易者。但先朝故事。內外賞犒。爲費尤多。若於此時。一一而強舉之。是謂時詘舉贏。斷不可也。夫禮備而已。物可節也。賞尤可節也。昔漢文帝綈衣革履。後宮不藉珍飾。以示樸爲天下先。臣願陛下力取則焉。使遠近見聞。皆知朝廷訓儉而抑奢。貴禮而賤物。則自王公以及士庶。幾輔以及荒陲。浮靡之風。翕然一變。民生阜厚。國用充羨。而和氣亦臻矣。

疏入。得旨。覽奏具見卿忠愛至意。朝廷自有處置。該衙門知道。

議禮疏 嘉靖元年

林俊

臣惟天幸篤生聖神。爲天地人物綱常之主。一兵不試。而宗社奠安。特頒詔書。中外傳誦。謂大祖之開創。陛下之釐革。前後並韙。儷德同功焉。近者所聞。似涉稍異。意議禮未定。好事者遂成其妄。人言甚可畏也。臣聞憲宗臨御之初。議上尊號。近侍有迎合。稱慈懿皇太后久病。只宜推尊所生。傳聖慈仁壽太皇太后旨。諭意大學士李賢、彭時不可。曰。朝廷所以服天下。只在正綱常。此舉損聖德多矣。因議並尊爲皇太后。

賴憲宗委曲勸諭。聖慈仁壽聽從。及慈懿上仙。又有迎合。別擇葬地。彭時曰。梓宮當合葬裕陵。神主當祔廟。禮部尚書姚夔等奏如前議。憲宗御文華後殿。召問彭時。對曰。只合依正禮。上曰。朕豈不知依正禮好。但於聖母有礙。彭時曰。皇上孝事兩宮。奉梓宮合葬。全聖孝爲宜。劉定之曰。孝子從義不從令。雖聖母有言。不可從也。因具本乞申勸聖母。以終大事。於是百官伏文華殿號哭。聲聞於內。傳旨諭退。皆曰。不得命。不敢退。既而得旨。慈懿皇太后合祔陵廟。固朕素志。但聖母未允。朕心不照。再三據禮祈請。聖慈允諾。其如前義施行。衆遂稱萬歲。皆謂憲宗孝隆兩宮。故能曲成此二大事。內不失親。外不失禮。彭時、姚夔皆紀之文集。中外相傳。以爲盛事。臣竊觀今日之禮。似若未純。陛下聖德罔愆。從善甚勇。容有不純事耶。孔子曰。觀過知仁。陛下情衷過厚。大禮未協。過於孝故也。夫有不可易之禮。亦有不能已之情。子女之於父母服三年。無貴賤一也。子爲人後。則服移所後之父母。所生降期焉。女子既嫁。則服移所天之父母。所生降期焉。至於嗣子所得贈封。盡隆所後。而不及所生。豈恝然忘情哉。制於禮也。其致所生之情。無過候問供億之勤。與伯、叔父母異爾。故司馬光謂秦漢而下。自旁支入承大統。或推尊所生父母爲帝爲后。皆取譏當時。貽笑後世。陛下純德之主。何忍襲爲之。臣等亦何忍陛下襲爲之。且新詔裁革。皆深奸巨猾。惟欲幸我有可指之隙。外資藉口。內恣交合。以害正道。甚非細故也。中間必有不知禮之臣。逢迎其間。曾不知廷臣之皆謂不可。正禮也。一二臣之謂可。私情也。聖人治情以禮。輔臣、禮官。持論甚正。與往時憲宗之臣無異。陛下孝誠純至。必能勸成大禮。與往時憲宗之請無異。聖

母慈愛純至。必能允成大禮。與往時聖慈仁壽之俞無異。禮若未舉。固無難從禮。若既舉。亦無難更孝召慈。慈成孝。孝成禮。然後上下粲然有倫。而綱常正。祖宗安。人心悅。傳曰。過無憚改。又曰。一慚不忍。終身慚之乎。夫禮、天下後世之公議也。禮不自正。後人亦自正之。憲宗事二太后盡孝。然議尊議祔。終不苟順從乖大倫。失正禮。所謂自正者也。魯文公躋僖公。春秋譏爲逆祀。而卒正於定公。所謂後人止之者也。臣堅乞致仕。聖諭責以輔成新政。夫政莫大於禮。禮失則政亦非古聖王之政矣。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謹天戒以修人事疏嘉靖元年　孫　懋

臣竊聞天人之間。感應如響。人事失於下。則天變見於上。此理之常也。恭惟陛下臨御以來。孳孳圖治。任用輔相。開廣言路。斥遠邪佞。登進忠良。聖政日新。令聞四達。人事之闕失。臣未之見也。茲者伏聞五月初一日。雷擊奉天門獸吻。及日精門災。天戒赫赫。胡爲而然也。臣則聞之矣。人事失。而變隨應者。固上天仁愛之心。人事得。而異或見者。尤天心仁愛之至。況天位維艱。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天之所以警動陛下者。殆不可謂無意也。臣備員無補。實切憂惶。謹以所聞人事當修者七事。仰塵睿覽。一曰。定聖志。臣聞之。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仰惟朝廷今日之政。已大定矣。所慮奸人或乘時妄議。以疑聖心。則他日之事。有未可知。書稱舜曰。烈風雷雨弗迷。伏惟陛下體天心之仁愛。法帝德之罔愆。聖志一定。斷之不疑。勿以調停之說爲然。勿以更張之驟爲信。亦勿始銳而終怠。則唐、虞之治可

望於今日。二曰保聖躬。臣聞之。人君所愛。莫切於身。人臣亦莫切於愛君之身。恭惟陛下頃以親藩。入繼大統。固上有祖宗之靈。母后之聖。下有內外臣庶之衆。阿護翊戴。靡所不竭。但臣區區蟻誠。竊謂陛下聖年方妙。聖質未甚充盛。凡夫起居飲食之期。寢興勞佚之節。小大曲折備慮。所宜周悉。至於左右前後。委任尤須得人。詩曰。王躬是保。伏惟聖明留意。三曰信詔令。臣聞之。詔令所以行於天下者。信也。詔令不信。則人主之權廢矣。恭惟陛下改元肆赦。革故鼎新。救天下深沈固結之弊。爲生民永遠太平之謀。所在聞之。歡欣鼓舞。甚於更生。雖漢史所稱山東布詔。民之老羸癃疾扶杖往聽者。殆不是過。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伏乞陛下維新渙號。尤懷永圖。執之必堅。行之惟允。保信以保民。實天下至切之望。四曰明賞罰。臣伏讀祖訓有曰。凡聽訟要明。不明則刑罰不中。罪加良善。久則天必震怒焉。又曰。凡賞功要當。不當則人心不服。久則禍必生焉。竊照江西宸濠之變。雖已討平。有日然忠義之勳未酬。黨惡之罪未正。若將有待然者。不可不留聖意。臣聞之。功有高下。亦有虛實。今欲賞當其功。宜將隨征各官繳過文册。盡行降出。仍令先後紀功。各官查明開奏。而冒功者必黜。庶賞不僭。而人人以爲慶矣。罪有輕重。亦有眞僞。今欲罰當其罪。宜取現獲各犯。招過情由。不拘成案。仍聽法官及會多官。再三研審。而負冤者必宥。庶刑不濫。而人人以爲威矣。五曰斥逐奸臣。伏讀祖訓有曰。歷代多因姑息。以致奸人惑侮。當未知之初。一概委用。既識其奸。退亦何難。愼勿姑息。竊照太監蕭敬。與宸濠歷年來往。已經太監張永查係書底簿籍有名。人犯具奏。先帝著外私宅閒住。所處已寬。頃者忽聞司禮監太監賴義傳奉聖旨。外私宅閒住。太監蕭敬著本監

掌印照舊辦事此命一下中外驚疑其於新政所繫非小誠以宮府一體不宜異同今若起用蕭敬一人其何以處同犯諸人交結重情不宜輕縱今若不懲於既往其何以示警於將來且敬自負前罪強顏供職則亦無以取重同列展布行事伏乞陛下仰承祖訓早決宸斷縱不加罪仍令退閒以釋中外之疑以昭平明之治六曰嚴內禁頃者聞得御史張翰奉敕點押大工一日從內官監出忽見內使人等約有三五百人或拏棍棒甎石向翰圍擁撒土其守衛官軍直日旗校明見兇惡不爲防護臣聞之不覺驚愕竟亦未諳其故然以皇城禁密之地而敢爾肆爲兇忿其在外無忌則又可知仰惟天威震怒必有重法以處治之矣臣竊謂漸不可長事宜豫防伏乞陛下在內卽敕各監局掌印官各行嚴束所管人員各於本衙門專務本等職事不許輒出各門各路口聚衆爲非違者許守衛直日官旗人等卽時捉獲通將該管官員參奏治罪其京城內外亦卽敕錦衣衛及巡城御史兵馬司官嚴督官校弓兵火甲各於分管地方不限晝夜用心巡邏但有前項生事之人許卽拏送法司從重問斷違者罪亦有歸七曰愼邊防臣聞之御戎之策守備爲上備邊之要兵食爲先然食足則兵強是食又先於兵也卽今邊餉缺乏軍士困憊一旦烽火有警何以驅之應敵況先該宣府報稱敵中走回男婦供報敵衆扶起小王子與烏蘭哈等講和及瞭報塞外兵勢下營四十餘里其意蓋非尋常侵掠之比幸遇聖明御極威靈遠震狂圖雖已大沮然亦不可忘備伏乞陛下軫念邊防之重特從廷臣之請早將各犯抄沒銀兩分給各邊以紓困急仍敕各該鎮巡總兵等官務在嚴飭將士保固疆圍以稱陛下內修外攘之意

疏入。帝不納。

止般通等乞陞職世襲疏嘉靖元年　張原

臣伏見與府旗軍軍校校尉軍人廚役般通等一千三百餘名。俱緣從龍之故。蒙恩填註錦衣衞。食糧當差。各賞銀兩。彼乃不知止足。援引喬成例。連名具奏。又乞陞職世襲。近該給事中安磐論奏。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臣仰觀聖意。似非斷不欲與之者。是以復昧死言之。臣惟世祿以待有功。而非軍功不易致此。祖宗懸爵賞以爲砥礪天下之大具。立法至嚴且重也。邊陲將士。冒鋒鏑。歷艱苦。脫萬死。以得一生。幸獲渠魁。然後上功於幕府。而復覈驗於臺部。輾轉歲時。至再至三。方僅增其一秩。今般通等無汗馬之勞。尺寸之功。徒以一時遭際。顧欲得世襲官職。以自比於軍功之列。臣恐邊陲將士。聞之解體。必曰吾捐軀命以求官。而未可必得。彼徒袖手徼幸得之。是朝廷視吾軀命不甚重於官秩也。陛下將何以待邊陲將士之有功者耶。抑將何以勸邊陲將士之有功者耶。夫官至於世襲。可謂至矣。人至於一千三百有餘。可謂多矣。陛下嘗汰冗員。革冒功。今無故陞此一千三百餘人。其冒濫何如也。陛下身自行之。曾未幾時。乃復自背之。失天下大信。破天下大閑。臣竊爲陛下不取也。往日喬成等乞請之初。使陛下俯聽該科該部之執奏。祇其秩而治以罪。則般通等今日之比例。臣知其決不敢矣。若謂其有扈從功。出於一時之特旨。臣又以爲不然。扈從之功。優之金帛足矣。不必假之官且世襲也。昔唐太宗時。秦府舊人。未遷官者多怨望。太宗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得天下之心。如是則陛下今日之於般通等。實示天下私也。陛下有堯、舜之

資。圖堯、舜之治。顧所行反出唐太宗下。臣固知非陛下本心也。伏望陛下重天下公爵。割一時私愛。敕該部遵照前旨。殷通等止許食糧當差。照舊替補。仍將先後陞官世襲如喬成等者。通賜查革。庶後人夤緣者。絕覬覦之心。貪冒者。無援引之例。而邊陲捍禦者。亦有所企望而知勸奮矣。臣不勝惓惓爲國之至。疏上。得旨。該部看了來說。

寢趙雲陞命疏 嘉靖元年 張原

臣謹奏。邇者、皇上憫念御馬監太監趙山藩邸服侍殷勤。於其死也。賜之賻祭。爲之安葬。曠蕩之恩。至矣極矣。尋因少監王佐學。爲其弟姪乞官。蒙准陞趙雲爲錦衣衞正千戶。彼時臣等該科卽嘗具奏。論其不可。奉聖旨已陞了。罷欽此。臣等自恨平日誠信淺劣。不足以感聖心。言辭鄙穢。不足以啓宸聽。有負祖宗設官求言。及臣等以言爲責之意。俯首捫心。靦顏慙懼。旣而又意該部論列。宜有當聖意者。冀猶可以回成命也。及其極言執奏。復奉聖旨。已有旨了。欽此。臣等相顧錯愕。莫知所以。夫趙雲止一人。其陞官亦止一事。似不可再瀆宸聽。但此事係祖宗之憲章。朝廷之名器。聖德之得失。國事之是非。非細細者。不容緘默而已也。然其事之不可。臣等該科及該部論之已詳。臣豈能復贅其意外之言哉。竊念官爵乃古聖人治天下之大法。是故本之禮以爲之綱維。行之義以爲之權度。成之信以爲之楨幹。有品式以定其制。有等威以異其名。國家懸此以奔走天下之人。使賢者居之。有所勉而勸焉。不肖者視之。有所企而慕焉。其名若虛。而國家受其利也實大。昔人謂爲礪世磨鈍之具是也。我太祖高皇帝時。臣下立戰陣功者多。止

賞之以金帛。其或功出異常。不得已始與以一階。今之尺籍。可考見已。高皇帝豈刻印刓敝忍不能予者耶。誠以賞多則濫。濫則人不以爲恩。少則貴。貴則人知其爲惠。然必上之人自愛之重之。斯下之人亦愛之重之。何也。以其得之者不易也。否則漫然與之。漫然受之。與之者略無難色。受之者以爲當然。其何以奔走天下之人。而又何貴於礪世磨鈍也。況可聽人代人乞請而即許之耶。使可因人乞請而即得之。皆將鑽刺請託。取徑行險。以競求遂其所欲。倖門一開。頹波四潰。彼惟知恩出於所求。而不知有君上矣。陛下懲往年冒濫之弊。嘗查革乞陞傳陞人員。天下方想望仕版澄清。紀綱振肅。以成更化之治。顧可又許趙雲之乞陞。以開新例。紊舊典。失大信乎。趙山雖有服事殷勤。亦其職分當然。視戰陣功何如也。使其服事殷勤。即可以言功。則陛下何用於山哉。昔韓昭侯有敝袴命藏之。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今之正千戶。其階正五品。其秩武節將軍。其祿幾二百石。尤非敝袴者比。陛下略不少如敝袴之愛惜。率意輕與。無功之趙雲。所見與昭侯異矣。該科該部不肯阿意奉行。而執言以請。皆其職也。居其位。食其祿。任其責。而不能盡其忠。舉其職。臣竊恥之。陛下亦安用之。今臣等該科欲舉其職。既以爲不可。該部欲盡其忠。又以爲不可。陛下獨排羣議。毅然以爲可而與之。則是臣等該科及該部之言。舉不足信也。臣等位卑望薄。言不足信固宜。獨念尚書爲陛下喉舌之官。分任責成。賦政四海之人。而彭澤又陛下以德業聞望。特詔起用。素所傾注倚毗者。顧亦不信其言焉。則陛下之所信者。誰也。臣伏見近日陛下批答中外執奏章疏。率曰。已有旨了。或曰。已有成命了。或曰。已發落了。不特趙雲一事爲然。詞

涉婉而意甚厲。情若順而旨則離。請雖繁而執愈堅。雖未嘗顯言拒人。而實寓不容人言之意。是豈陛下任人用言之道哉。究其末流。將必至以人言爲不足恤也。孟軻氏曰。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得乎。臣所以大懼而不能已於言者。蓋亦爲此。昔史臣贊堯之德曰。舍己從人。湯之德曰。改過不吝。至漢高帝亦曰。從善如轉圜。唐太宗亦曰。納諫如流。是皆書之簡册。傳之後世。人至今頌之不衰。不識陛下何獨異於此也。今之議者。皆謂旨由中出。政多下逮。貂璫竊國命。奸倖擅朝綱。政以賄成。法緣私廢。天下事漸不如初者十二三。而正德之故轍多踵行之。觀茲乞請。即其一端。陛下聰明神聖。天下欽仰。獨於此尚不省悟。乃爾甘其諛而受其欺耶。陛下去年即位之初。覃詔天下。天下之人。扶攜往聽。咸舉手加額。欣欣然喜見大聖人之出世。而幸閭閻之更生。眞有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之意。陛下今日奈何懷姑息之小惠。背已行之大詔。渙既得之人心。隳垂成之功業乎。伏望陛下爲祖宗崇重官爵。爲朝廷愛惜名器。俯納該部體國之奏。特寢趙雲乞陞之官。仍依擬量免徭役。俾之世承其祀。則君義臣忠。兩爲得之。臣又聞漢諸葛亮告後主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臣更望陛下修太祖之舊典。孝宗之遺烈。宮府不異體。刑賞不異法。惇大信以示天下。庶官有定守。民有定志。恩自上出。權不下移。平明之治。行當見之矣。

疏入。得旨。已有旨了。罷。

弭盜疏嘉靖元年　張原

臣奉命香河縣地方公幹。行過通州。甫出城門。當有驛丞稟說。前面見有響馬強賊。劫馬傷人。止臣不行。及臣再行三四十步。至河東岸。有人告稱。係上班官軍。被賊四五十衆。各騎馬披甲。將伊用刀背砍打。劫奪官馬去訖。臣再行二十五六里。至地名甘唐莊。又聞被賊劫去本地居人馬匹。臣再行十數里。至寶林寺。又聞被賊劫去牧放馬匹官軍跟纏哭告。仍復丟還。及臣回至通州。又聞是日劫去張主事及南京進貢內臣船隻行李等物。竊思響馬強賊。雖云無歲無之。然或三五人十數人而止。抑或止於曠野無人之處。遇有經過往來官員。猶知有所畏避而不敢犯。初未有若今日之甚者。動輒糾合人衆。敢血齊盟。披戴盔甲。擺列行隊。白日大市之中。州治郊關之內。劫奪居人。阻遏行旅。而公差官員。往往被其剽掠。抑且拒敵官軍。殺害丁夫。或寫遞字帖於鄉村。要來搶劫。或傳寄語言於官府。要來報讎。每日巡行村落。偏索富家。供給酒飯。牽取頭畜。黨類滋蔓。道路充斥。縱橫任意。莫敢誰何。遠近驚疑。不遑寧處。翹首跂足。日虞其來。生民荼苦。無所控訴。上下相蒙。匿不以聞。臣自出京。每每聞之人言。前項強賊。每起或四五十人。或六七十人。通共不下三百餘衆。通州富河莊一帶。村寨聯絡。皆其巢穴。平家灘諸處。樹林茂密。又其藏聚處所。而固安等處地方。今亦在在蠭起。若不早爲撲滅。誠恐釀日深。復如往年劉六、劉七、趙風子之爲也。臣又聞通州五衞巡捕官員。素無謀勇。率皆闒茸。平時既不能率軍士。設警備。以時而巡邏。有事又不聞出一騎發一鏃。併力以追捕。就使邂逅遇賊。亦皆爭先潛避。惟以恐其奪馬爲言。其分守指揮王蘭。以新

進之人。承積習之弊。人不豫附。事皆掣肘。立志雖勤。坐成無策。況其雇車賃馬。夫豈長圖。力小勢孤。不能成事。而各該掌印官。既爲各衙之統領。預有地方之責任。顧乃自分彼此。坐視旁觀。恬然自安。略不經意。以致賊勢猖獗。肆無忌憚。一日之內。劫奪數四。居民行旅。受害孔多。京官內臣。咸罹其禍。況通州地方。土產多賊。而張四張五。蔣傻子等。現今難制。王蘭已嘗拘執張五之妻子。彼亦知勢不可已。但既激之稔惡。則緝捕之計。不可不急爲之處。臣逆料各衙官員自解。必曰前項強賊。豕突鴟張。出沒無常。我軍出捕之時。彼必先知而豫爲避計。殊不知彼能先知我軍之出捕。而我不能逆知彼賊之欲來。據事度情。則諜報防範之未周。玩愒因循之不免。而官司知情故縱之宿弊。民間窩藏傳漏之奸作。殆亦不能無也。似此曠職僨事。玩寇養患。情皆可惡。法亦難原。況小懲大誡。乃人心之常。而防微杜漸。尤治道之急。伏望皇上軫念生靈受害。地方重事。敕下兵部。急爲議處。務經久之道。以合事勢之宜。其五衙巡捕及掌印官員。合無通行查提。遵照律例。從重治罪。或暫且住支俸糧。令其戴罪嚴限。俟獲賊完日。再行奏請發落。而分守指揮王蘭。亦乞行文戒諭。責其後功以贖前愆。如此庶官司知警。而盜賊可息。地方獲安也。臣比與賊先後同行。相距纔三四里。目擊耳聞。其事如此。臣恐九重之上。或不能盡知其詳也。故敢不避瑣細。瀆冒聖聰。倘肯俯加聽納。少賜施行。地方幸甚。

疏入。得旨。是近京地方。設置守備、兵備等官。正欲禁捕盜賊。保安軍民。各該官員。因循怠玩。以致賊徒嘯聚。恣意行劫。又彼此蒙蔽。不行奏報。好生不畏法度。便著各督所屬。用心緝訪。務在一月之內。擒獲盡絕。

以贖前罪。還著提督巡捕都指揮柱勇量調官軍。前去設法勦捕。其餘事情。兵部看了來說。

修德弭變疏嘉靖元年　張原

臣見邇者南京風雨異常。伐屋折木。而郊社、寢陵、宮闕、俱各罹災。抑且江水湧溢。民多墊溺。陛下遇災知懼。不遑寢膳。至勤手詔。痛自尅責。臣仰見陛下法祖、敬天。畏命、重民。甚盛心也。然詔旨不言臣等指陳時政缺失。意者陛下無意於求言。抑恐人之言及陛下歟。雖然。陛下縱不許臣言。臣職在於言。豈容不言。況陛下又諭臣同加修省。勉修職業。則臣之所以修職業以修省者。秖在於盡言。是以昧死爲陛下一陳其愚。臣惟變不虛生。必由人召。天人之際。捷於影響。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每有災異。必謹書之。雖不著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或爲君有失德。或爲臣有亂政。或爲羣小柄政。或爲宮壺制權。或爲外寇犯邊。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事以類應。有不可誣者。陛下秉上聖之資。備中和之德。撫運中興。撥亂反正。天與人歸。宜乎百異消滅。衆祥駢集。夫何卽位未幾。而有日精門之災。涉冬而有雨沙之異。郊祀之日。而有掖庭之災。今大婚適始議期。而有內局之災。南京又告此風雨之變。他如湖廣、江西之水。河南、陝西之旱。盜賊竊發於畿輔。戎馬深入於內境。尙有未易縷數者。陛下淸燕之暇。亦嘗熟思而反觀否乎。傳曰。災異者。天心之仁愛。又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今上天之仁愛陛下者。不爲無意。而示之以行與事也。不爲不明。且至陛下所以警戒省循。仰答天意之仁愛者。顧可怠耶。臣伏讀聖諭。謂政事乖違。刑罰不中。民困未甦。國是未定。以致上干天和。昭示譴告。似矣。臣恐陛下能言之。而未能見之行。能知之。而未能悉其

事也。聖諭又謂事關朕躬者。痛自省循。臣又恐陛下徒事虛文。而未得矯枉更化之要。以爲省循之實也。何也。臣聞之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言天命不易。人當敬之也。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言天威可畏。人當保之也。又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言敬保之道。不可怠忽也。陛下事天。所以敬而畏之者。果如是乎。書曰。天既孚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棐諶辭。言有誠德。天輔之也。又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言弭災之道。先當正厥事也。陛下事天所以正德正事者。亦如是乎。夫天地之大。不外陰陽。而萬化之行。亦惟陰陽。人君爲天之子。代天立極。其呼吸喘息。與天地相爲流通。精神運用。與天地相爲孚契。故王道公正修明。則陰陽氣和。而災害不生。烝民安樂。如其偏陂失綱。則陰陽舛繆。是以有大風拔木。水泉湧溢。孽火燒宮之變。皆天先以譴示乎人君也。天先譴示之者。天意若語爲人君者。冀其能悟而知改之也。若此不悟不改焉。天斯罪之。而禍亂隨至矣。董仲舒曰。罪在外者。天災外罪。在內者。天災內燔。甚者。罪當重燔。輕者。罪當輕。今期歲之間。大異疊見。且皆出自禁掖。而郊社、寢陵、宮闕皆不免焉。則罪當重而在內也可知。陛下自親藩入繼大位。所以凝天命、得人心者。凡以登極一詔然耳。詔書之所釐正。率皆祖宗之舊典。陛下行之。曾幾何時。冗冒增置。猶夫故也。爵賞濫予。猶夫故也。刑緣近倖。苟免權因。左右下移。猶夫故也。內閣不聞夫宣詔。府部不從其處分。臺院不納其諫議。猶夫故也。廢詔書爲故紙。視德音如常談。先後異致。自相齟齬。略不復有所顧慮愛惜之。此皆政事乖違。刑罰不中。民困未甦。國是未定之實。上干天和。昭示譴告之由。陛下秖舉其概。以及夫四者。其詳則隱而不之發焉。此臣愚

所以謂陛下能言之而未能見之行能知之而未能悉其事也然應天以誠不以僞以德不以文若徒舉行故事近炫人情避殿減膳撤樂以爲痛自省循云然臣恐上天昭鑒未易可以虛文感格此臣愚所以又謂陛下未得矯枉更化之要以爲省循之實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之出而不反也今詔旨已行旋復改之是反汗也是守善不篤也如此而求天意之回災變之弭難矣伏望陛下主敬立誠飭躬勵行正厥德以正厥事順天道以祈天心擴明聖之德昭然而遠悟體乾元之健奮然以有爲總攬權綱明謹政體考之災變之應揆之當世之務追維前日詔書爲得人心之本而近日紛更爲疵聖政之由再申敕旨將近日事務一切有乖先奉詔旨本意臣前之所疏或已經府部科道論奏者俱許案行如故信之以篤行之以果勿眩於浮言之疑似勿安於近日之姑息仍望陛下時宣內閣重臣俯加咨議其所啓沃裨益必多六部大臣亦乞特賜召對俾之明陳其職得以展盡乎事情陛下因之覈考其功亦可周知其人品庶乎上下相孚君臣一德陰陽可和政事可理嘉祥可致災變不待弭而自無矣臣幸得備員諫議之列奉職不修不能輔宣聖德以召天和固不可言忠亦不敢辭罪儻陛下因臣愚言少賜省悟則臣愚報國之忠庶可少罄於涓埃而不職之罪亦可少逭於旦夕矣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恭惟皇上纘圖撫運。光啓中興。褫罰儉壬。肅振綱紀。凡正德年間。左右近習。弄權納賄。蠹政害人之流。俱已置之法典。但其人漏網於昔者。或覬覦柄用。抵罪於今者。或夤緣復起。緣附黨與。盤據根株。勢已漸成。牢不可破。率皆布置名下舊人。或在各宮答應。冀其假彼託此之言。施其抵隙投間之計。其爲謀也甚密。其交人也甚廣。謀密、則祕計詭形。未易以察其奸。交廣、則一唱衆和。或可以誑乎聽。雖皇上聖智同日月。臣恐不能防閑於日之久。人之衆也。況今市井之間傳言。若人往往市買珠翠寶玩之物。價值踴貴。私齎進貢各宮。以爲孝順。爭奇競巧。翼售其術。出入宮門。初無避忌。皇上已嘗敕下各門戒諭禁約。然而流風未殄。頹習尚存。鼠伏蠅營。乘間竊舉。雖皇上無私如天地。臣恐重違母后之心。而亦不能已也。臣又聞昔唐肅宗因李輔國之專恣。致有興慶之事。宋仁宗聽任守忠之讒間。遂成章獻之隙。臣每讀史至此。未嘗不忿恨於肅、仁二君也。大抵小人獻諂進諛。全無爲人之謀。依阿逢迎。秖求目前之寵。傳報往來言說。構成彼此嫌疑。積以歲時。遂致罅隙。釁基在此。理固必然。我武宗皇帝之所以不御內宮者。蓋亦由小人讒間其間。外人不得而知也。不然。何恝然於夫婦之情耶。伏望皇上洞鑒往事。聿先正始。杜絕小人。使往年以罪放斥之人。勿復收用。如或左右近習。敢有巧言飾詞。游說請託者。卽以奸黨治之。或有夤緣各宮傳奉者。亦宜一切置之勿聽。仍乞再申敕諭內城各門及各宮門守門人員。凡遇內臣出入。務要驗其牌面。審其事故。不許容令前日罪人名下之人。私擅進入。各宮輒自進貢。其各宮大小內臣。亦宜禁其私相往來交接。以杜後患。卽今册立中宮之始。臣愚以爲宮中一應答應內臣。必須揀選謹厚老成之人。左右用

之。若係前日罪人名下者。卽賜退黜。勿得復留。然揀選之任。秖宜付之太監張佐、鮑忠等。以責其用心。而太監蕭敬。已自涉於奸黨。恐亦不足信也。臣迫切至情。言念及此。不知忌諱。死罪死罪。惟望皇上俯賜察納。不勝幸甚。

疏入。得旨。宮中一應執事內臣。著司禮監從公揀選謹厚老成的。答應備用。其先年亂政壞事罪人名下之人。不許假以進獻爲名。私相往來。交通請謁。還著司禮監嚴加訪察禁約。勿得容隱回護。該衙門知道。

請逐太監蕭敬疏 嘉靖元年

張　原

臣謹奏。頃者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程啓充封進宸濠與太監蕭敬交通私書。因具疏以發其奸。奉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繼而兩京科道等官。交章論劾。節奉聖旨。已有旨了。欽此。臣聞之。無任驚惶。晝夜思維。莫得其說。夫罪之至大。莫過於謀逆。情之至可惡。莫過於逆黨。故春秋示無將之戒。漢法垂不道之誅。我太祖制刑。擬以十惡之律。而著於常赦不原之條。蓋皆爲此。陛下豈以敬之交通宸濠。謂爲小過。而可輕宥之耶。宸濠本以宗室至親。尙且削其屬籍。置之典刑。敬何人也。獨可逭其罪耶。陛下昔在藩邸。越數千里之遠。如敬之奸。多未之詳。猶可諉也。今自卽位以來。凡江西逆黨之所招。宸濠簿籍之所記注。與夫兩京科道等官指其實而數其罪者。不下二三十疏。則陛下知之亦已明矣。乃復排羣議。任己私而不肯罪之。不罪之猶可也。顧又置之左右。委以機務。抑且屢賜溫旨勉留之。臣不知其何爲也。且敬受累朝厚恩。不思所以圖報。乃敢植私黨而潛爲異謀。則其得罪天下。得罪宗廟。得罪社稷大矣。陛下豈能無疑於敬。而

恕然於心乎。雖敬亦自知爲天下爲宗廟爲社稷之所不容。而凡朝夕侍奉左右之際。亦將有疑於心。而不自安也。上下相疑。恐非陛下之利。敬平日收恩於名下。私覆其黨與。凡內府各宮及各監局布置皆有其人。況其掌家太監如劉恭。門下家人如王諒者。素號狡猾。最善夤緣。布在內外。爲之應援。而陛下左右多所交通。設或陛下一時不察。誤聽浸潤之言。使彼得施其默助之奸。則敬又將得地矣。先日以罪放逐之人。皆倚敬之去留以爲起伏。臣竊爲陛下危之。書曰。去邪勿疑。今陛下知敬之邪。而曲護之。引以歲時。竟猶豫而去之不決。陛下縱全私愛。奈天下人心何。奈宗廟社稷大計何。陛下若以敬爲知事。司禮監執筆。不可無敬。今敬之年八十五六。亦已老矣。就使其精神尚健。能復幾時。他日若敬已死。陛下將復用人乎。抑必欲留敬不死。而用之乎。敬以柔媚陷人。以陰險賊物。歷年已久。更事頗多。積慮設謀。最深且熟。眞所謂老奸巨滑也。自成化年來。屢被言官論劾。略不畏避。每語人曰。我受國厚恩。不忍遽去。俟大婚後。即當懇辭耳。今大婚既已禮成。止見一具疏請陳。旋卽自止。觀其意。秖欲以暫謝人言也。厚顏據位。貪昧隱忍。略無一毫愧恥之心。敬尙得謂之人哉。伏望陛下大奮乾剛。洞垂離照。俯念敬之事已敗矣。罪已大矣。順天下心。爲宗社計。速發詔旨。將敬放黜。則陛下保全敬之恩實大且至。況敬囊橐積貨。不下一二十萬。計其餘年。用之不盡。使敬優游安享。老死牖下。亦當感陛下於無窮也。臣又按。劉恭先因納賄招權。被人論列。彼乃稔惡不悛。王諒及其子仁。以市井匹夫。投託敬門。席其權勢。冒罔授官。凡此皆撥置打點。爲敬腹心。肆爲貪饕。極其富貴。敬賴此輩。以保固寵位。而不恤壞陛下之事。此輩賴敬以苟圖富貴。而不恤壞

敬之事。敬之所以不能去。不肯去者。有此輩爲之謀主。臣以爲此輩之罪。不可赦也。更望陛下赦下法司。將恭等明正其罪。遠示竄殛。仍敕內府一應內臣。以後敢有代敬奏緣請託者。一體罪之。庶有以翦其羽翼。除其根本。而奸計不得潛滋。奸黨無復依附矣。臣與敬等。本無睚眦。但見其壞陛下之事。亂陛下之治者甚多。是以昧死爲陛下備陳其愚。臣無任戰慄待命之至。

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再乞亟黜逆黨蕭敬疏嘉靖元年　張原

臣於前月疏論太監蕭敬。與宸濠潛通逆謀。宜賜罷黜。奉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意陛下憫念其老。不欲顯言斥之。姑俟其自陳。而徐爲之處。恩至大也。繼今口語藉藉。劾者愈衆。敬不自安。始具疏辭免。復蒙聖恩。不即俞允。臣請復以陛下之亟宜去敬。與敬之自宜亟去者。不避煩瀆。再爲陛下備陳之。敬受累朝厚恩。珍衣玉食。寵極富貴。至武宗皇帝。託以心腹。寄以股肱。舉天下大柄。一以付之。肆其胸臆。由其掌握。頤指氣使。無不如意。武宗何負於敬。而敬乃陰結逆黨。忍心以負武宗如此耶。今陛下之所以待敬者。不加於武宗。安知敬之他日。又不忍負於陛下耶。小人嗜利無恥。貪得罔厭。機深術熟。無所不至。前日之事。可以左驗。況其奸謀已攻發於衆人。暴白於天下。其心必不能一日忘意於禍之已及也。技窮勢極。尤有臣所不敢言者。昔漢景帝見周亞夫言動。心懷不平。乃曰。此鞅鞅者。非少主臣也。臣觀敬自陳之疏。辭氣不平。勃勃逼人。鞅鞅殊甚。略無畏懼之心。漫託蕪詞。以自解避。而交通宸濠一事。乃隱昧不及。若人者。顧

可爲陛下沖年新政臣耶。臣謂陛下宜亟去敬者此也。夫勢者。衆怨之門。利者。衆欲之府。敬老矣。來日無多矣。何爲沈湎祿位。貪戀權寵。尙與人爭其所欲。以蹈夫衆怨之門耶。或者敬恐一去其位。人有躡其後者。抑敬之子姪臧獲。恐敬去位。而己皆不免焉。故爾戀戀不舍。以直俟夫死而後已也。殊不知敬若速去。則人之怨之者少。而朝廷疑之者尙淺。庶乎可以自全。而子姪臧獲之富貴。亦可以自保。使其執迷不悟。怨日以積。疑日以深。一旦鐘鳴漏盡。雖有善者。亦難乎其免也。況敬負天下之惡耶。敬可謂不善於自謀。抑不善謀其子姪臧獲者矣。臣之所以謂敬之自宜亟去者此也。陛下盍早賜乾斷。聽敬之去。以全其餘年。仍發明詔旨。許敬之子姪臧獲。得以共保富貴。凡其平生罪惡。皆置之不問。庶敬無所顧慮。肯於必去。而其子姪臧獲。亦肯令敬去矣。臣固知敬乃帷幄權臣。攖之而禍必至。顧臣受官於朝。以言爲職。不忍默默以負陛下之恩。故敢據事之理極論。以瀆宸聽。復揣敬之心。善言以導敬。如此大要。欲去敬以安朝廷。誼存吾君云耳。實非有讎於敬。以敬之去爲快也。伏乞留心察納。不勝幸甚。

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明臣奏議卷十九

勘處倭寇事情疏嘉靖二年　夏言

臣看得倭寇肆逆。各該地方官員。先事不能防禦。臨變不能勦捕。漫無籌策。坐失機宜。以致荼毒生靈。占據城池。劫奪庫藏。燔燒官府。戮害將臣。辱國損威。莫此爲大。及查據前後章奏。俱各事涉掩覆。而言辭多遁。情狃寬縱。而功罪未明。該部節次覆題。亦不過按據來文。遷就議擬。雖云行勘。亦秖故常。所以屢瀆宸聰。多是曲爲裁答。卽今因循日久。未見回報。不惟賞罰淹留。而人心懈玩。抑且法令廢弛。而欺蔽肆行。昨見朝鮮國王李懌奏稱。倭寇扞攬上國。至殺官兵。不伏天誅。偷生到境。仰仗皇威。勦殺幾盡。並將賊俘獻之闕下。事聞中外。頗喧物議。以爲堂堂天朝。統御萬國。而東南疆場之臣。忘忽武備。廢棄職守。反外臣之不若。方且務爲掩蔽。苟逃罪譴。若不嚴加勘治。何以示戒將來。鎮守、三司、守巡重臣。濫膺朝廷藩方重任。不能協謀畫策。以保障地方。市舶海道。備倭衙門。不能遵守舊規。嚴設武備。以禁防禦亂。寧紹府衞、所、寨掌印巡捕大小官員。坐視倭寇縱橫來往於封域之內。殺戮攻劫於旬日之久。如蹈無人之境。略無捍禦之方。以上各官職任。雖有不同。俱各無所逃罪。訪聞前項二起倭寇到時。實因各官從事怠緩。處置失宜。釀成禍亂。及至變作。又一籌不展。狼狽失措。貽害生靈。甚至以城門之扃鑰。付之賊手。以日本之國號。封我東庫。舉火自焚。舶司、差官。爲賊嚮導。闔帥墮馬。而走匿民家。守臣棄城。而縱賊焚劫。沿江吶喊。殺人。地

方之驚擾可知。抵城逼令獻賊。府、衞之官軍何在。且宗設領倭寇。不滿百十餘人。而寧、紹兩郡軍民。何啻百萬。今乃任彼兇殘。肆意劫掠。畢竟無與爲敵。尙謂國有其人。致使蹂躪城郭。破壞閭閻。貽國大恥。事出非常。中間隱匿事情。得於道路傳聞。未易悉舉。今若止令鎭巡官查勘回奏。竊恐上誤朝廷事機。下貽地方災害。法令幾於不振。功罪終是不明。況巡按御史當時倉猝聞奏。稽察未精。鎭守等官。身負罪愆。豈肯吐實。臣夙夜思慮。實懷隱憂。伏望皇上軫念海隅蒼生。罹此凶變。特遣近臣素有風力才望者。領敕前去查勘前項失事緣由。明白分別功罪等第。重行誅賞。大明陟罰。庶人心以定。國威以伸。而四方邊徼皆聞風知所警懼矣。再臣旁考載籍。日本在東海之中。漢、魏以來。已通中國。其地度與會稽、臨海相望。在勝國時。許其互市。乃至四明。沿海而來。艨艟數十。戈矛森具。出其重貨。與中國人貿易。不滿所欲。則燔燒城郭。抄掠居民。往往爲海邊州郡之害。我祖宗灼見其情。故痛絕之。當開國之初。八荒向風。四夷賓服。惟是倭寇時或犯我海道。用是於山東、淮、浙、閩、廣沿海去處。多設衞所。以爲備禦。後復委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衞。摘發官軍。以備倭爲名。操習戰船。時出海道。嚴加隄備。近年又增設海道兵備副使一員專督。可謂防範周且密矣。是以數十年來。彼知我有備。不復犯邊。奈邇來事久而弛。法玩而弛。徒擁虛名。略無實效。寧波係日本常年入貢之路。法制尙存。猶且敗事。其諸沿海去處。因襲日久。廢弛尤甚。乞持選官領敕。由山東循淮、揚歷浙達閩。以極於廣。會同巡撫官員。按部備倭衙門。親歷海道地方。查點原設官軍。閱視舊額墩堡。盤驗現在兵器。官軍缺乏者。卽與撥補。墩堡圮壞者。卽與修築。兵器朽鈍者。卽與換給。官員之不才者。

卽時易置。法制之未備者。卽時區畫。庶使海防嚴謹。中土奠安。可以防海堧不測之虞。可以壯國家全盛之勢矣。

疏入。帝從之。遣給事中劉穆往按其事。

議大禮疏 嘉靖二年　席書

臣惟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自夏歷漢二千年。未有立從子爲皇子者也。漢成帝以私意立定陶王。始壞三代傳統之禮。宋仁宗立濮王子英宗卽位。始終不稱濮王爲伯。今陛下生於孝宗崩後二年。乃不繼武宗大統。超越十有六年。上考孝宗。天倫大義。固已乖悖。又未嘗立爲皇子。與漢、宋不同。自古天子無大宗、小宗。亦無所生、所後。禮經所載。乃大夫、士之禮。不可語於帝王。伯父、子姪。皆天經地義。不可改易。今以伯爲父。以父爲叔。倫理易常。是爲大變。夫得三代傳統之義。遠出漢、唐繼嗣之私者。莫若祖訓。祖訓曰。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則嗣位者實繼統非繼嗣也。伯自宜稱皇伯考。父自宜稱皇考。兄自宜稱皇兄。今陛下於獻帝、章聖。已去本生之稱。復下臣等大議。臣書、臣璁、臣萼、臣獻夫及文武諸臣皆議曰。世無二道。人無二本。孝宗皇帝、伯也。宜稱皇伯考。昭聖皇太后、伯母也。宜稱皇伯母。非、皇帝父也。宜稱皇考。章聖。皇太后母也。宜稱聖母。武宗、仍稱皇兄。莊肅皇后、宜稱皇嫂。尤望陛下仰遵孝宗仁聖之德。念昭聖擁翊之功。孝敬宜隆。始終無間。大倫大統。兩有歸矣。奉神主而別立禰室。於至親不廢。隆尊號而不入太廟。於正統無干。尊親兩不悖矣。一遵祖訓。允合聖經。復三代數千年未明之典禮。洗漢、宋悖經違禮之陋習。

非聖人其孰能之哉。

疏入。帝詔布告天下。尊稱遂定。

議大禮疏 嘉靖二年　桂萼

臣聞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未聞廢父子之倫。而能事天地主百神者也。今禮官失考典章。遏絕陛下純孝之心。納陛下於與爲人後之非。而滅武宗之統。奪獻帝之宗。且使興國太后。壓於慈壽太后。禮莫之盡。三綱頓廢。非常之變也。乃自張璁。霍韜獻議。論者指爲干進。逆箝人口。致達禮者。不敢駁議。竊念陛下侍興國太后。慨興獻帝弗祀。已三年矣。拊心出涕。不知其幾。願速發明詔。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皇考。別立廟大內。正興國太后之禮。定稱聖母。庶協事天事地之道。至朝臣所執。不過宋濮議耳。按宋范純仁告英宗曰。陛下昨受仁宗詔。親許爲之子。至於封爵。悉用皇子故事。與入繼之主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別。今陛下奉祖訓入繼大統。未嘗受孝宗詔爲之子也。則陛下非爲人後。而爲入繼之主也明甚。考、興獻帝。母、興國太后。又何疑。臣聞非天子不議禮。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臣久欲以請。乃者復得席書。方獻夫二疏。伏望奮然裁斷。將臣與二臣疏。並付禮官。命臣等面質。

疏入。帝大喜。明年正月。手批議行。

錄名德以重士風疏 嘉靖二年　林俊

臣近見魯鐸爲祭酒。士夫相慶。繼之。鐸以疾辭。允之。屬有司俟其病痊。具奏起用。陛下知鐸處鐸。士風增

重其知勸矣。夫治道、教化爲先。學校教化之所由出。而太學又收學校之成功。明教化。成人才。贊天子以出治者也。祭酒師儒之本型範非良。則器非良器。故曰。經師易得。人師難得。上世多取德器醇厚儒學優長之臣。周成王時。彤伯爲祭酒。漢以下。若劉向、韓愈、劉毅、呂公著、楊時諸人。爲國儲賢。以致用成化。非細故也。魯鐸志尚清純。道足以鎭雅黜浮。學足以訂頑立懦。方今釐革庶弊。正有賢成德振作士風之時。況魯鐸與前謝鐸人品相類。謝鐸以祭酒養病。孝宗用吏部薦。進禮部侍郎。掌祭酒事。起之於家。遣官以速其行。重道尊師。頌美有作。陛下今日處魯鐸如謝鐸。則今日頌美陛下。將亦同孝宗矣。夫薦賢所以爲國。祭酒尤賢才盛衰所關。伏望斷自宸衷。頒賜施行。幸甚。

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正法守疏嘉靖二年　林俊

臣竊惟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凡大小罪犯。無不由之。錦衣衞謂之親軍。伺察機密奸細。鎭撫司、鞫訊大盜妖言。洪武二十年。太祖以鎭撫司非法陵虐。焚其刑具。以所繫囚送刑部。洪武二十六年。申明鞫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以後任遇漸加。而職事仍舊。見之大明會典者如此。列聖相承。恪遵無易。正德年間。劉瑾、錢寧等相繼擅權。凡意中愛惡。輒奪付鎭撫。文致成獄。以遂其奸。而祖宗之法大壞。劇盜四起。巨逆繼作。皆陛下所習聞而痛惡者。皇上入正大統。撥亂世而反之正。先朝之錮弊。一舉而翦除之。天下方仰至治。不意於內監崔文等而廢法。豈彼有所膚愬。或假手以濟其私乎。夫法本大公。罪

必居一。使宋鈺所告崔文等涉虛。自有反坐之罪。所告果實。亦有必當之條。此祖宗成法。在陛下亦有所不得私者。況臣等微末之臣耶。今不待法司問結。而輒付鎮撫。是固臣等奉職無狀。祇宜治臣等之罪。祖宗之法。未可廢也。況今風霾雨土。赤日無光。天之示戒。甚明。正上下內外省身修德之日。今此小事。尙拂於天。萬一有大於是。將何如耶。誠恐將來之變。有不可測者。伏願皇上念祖宗之法。畏上天之戒。收回成命。仍將李陽鳳等付法司。從公問結。以爲將來之戒。則刑罰當而天下服矣。

疏入。得旨。宋鈺李陽鳳等還送鎮撫司問。

乞免查撥莊田疏 嘉靖二年

劉麟

臣竊查各府皇莊。先年各差太監、旗校人等管理。皇親、功臣。亦各設有管莊僕佃人等領種。希勢取寵者。撥置幷吞爭競不明者。朦朧投獻而地土之在小民者。日侵月削。有司莫敢誰何。小民日見逃亡。幾內彫零。亦已太甚。自聖明登極。諸弊一新。前項管莊人員。通行裁革。原係投獻地土。盡歸業主。仍令所司徵銀解部。係各宮主者類進。係皇親功臣者赴部告給。公私相全。士下交慶。二年以來。事體穩便。況此項田地。佃種旣久。或昔雖饒薄。而今則肥饒。或昔曾灘窪。而今則坦夷。其原佃之人。又經蓋有房屋。種有樹木。或祖孫相守。或姻婭相聯。俱難於摘離。勢逼遷逐。恐成激變。且先年皇親功臣。蒙賜地土。踏勘丈量。恣肆谿壑。加以不才郡縣。曲爲奉承。無賴佃僕。巧事逢迎。遂將左右民田。因而一概吞噬。力弱者、流離殞斃。能言者、奏訴纏綿。又有愚悍之徒。聚衆逞兇。殺人構禍。今又有原差主事坐守。割取莊田。兼以螟蝗蔽野。毀食

禾稼。互相驚疑。怨口嗷嗷。臣既得之聞見。不容緘默。夫空閒地土。虛名無據。自撥置爭吞之計行。而吏民拱手於昔朦朧投獻之私作。而版籍失眞於今。民有逋逃之籍。國有空閒之名。豈眞有所謂蕩然無人之境。坐待所司舉以畀人哉。慨自召佃以來。民方得業。疆埸桑梓之計勞。廬墓畎畝之工費。翕翕融融。相慶一時。不謂旋卽奪之。如雀在叢。如魚在水。而忽有異物撲之。情何以堪。莊田之賜。以臣觀之。若陛下以股肱之肉。而啖心腹之疾。必欲盡飽。禍不忍言。臣又惟攘索無厭者。寵幸之大戒。錫予有漸者。保全之至恩。伏望皇上斷自宸衷。割恩以義。將陳萬言等奏乞莊田盡行裁抑。諭令萬言等自省寵祿之厚。比之未遇之時。豐約何如。苟或足供家衆。將今賜莊田暫且停免。待後子孫繁衍。祿食不敷。從實具奏。方纔議撥。猶爲未晚。必不得已。敕下戶部。就將各官類進銀兩。約量查給。仍將原差主事。行取回京。則民心以安。國本以固。而所以重畿輔、厚貴戚者。亦兩得矣。

疏入。帝不納。

論錦衣衛朱宸等疏嘉靖二年 張原

臣伏見錦衣衛前所千戶陳昇。官冒錦衣。林本斷役。虛張聲勢。懾服衆人。肆其壟斷之心。挾以羅織之計。接受詞狀。搜訪陰私。拏攝平人。括檢富室。妄自驕悍。雖堂上官受其執持。擅用刑威。雖內臣家被其索害。先嘗坐喇唬房。肆志已甚。又嘗坐通州季。虐取尤多。害衆不止數十家。得利已踰一二萬。道路側目。儘有怨言。錦衣衛革職千戶魏頤。狡猾成性。夤緣用心。先年已奉詔旨革除。今又謀在東司房辦事。夫以冠帶

總旗之名。乃與千百戶並坐理事。於法例既舛。於名分實乖。況權勢憑依。胸臆是肆。貪饕括聚。報復公行。物論既多。良可深惡。錦衣衞掌印指揮同知朱宸。既爲一衞之統領。凡事皆由其掌握。卻乃納賄徇私。用人不審。始焉或貪其餌。或附其勢。終焉乃受其制。乃容其奸。縱彼豺虎之儔。貽我閭閻之患。觀其所用之人。如劉儒、關鳳及陳昇、魏頤此類頗多。罪烏可逭。再照錦衣衞乃親軍之司。實機密之地。責既云重。官宜得人。今指揮同知朱宸。痼疾耳聾。應對不給。指揮使周傳。素行不謹。穢德彰聞。而指揮同知駱安。則又貪取略同。才猷未著。既皆未孚於人望。曷可委任於所司。況朱宸尅減俸錢。官員皆鄙其行。分取官緡。旗校咸怨其貪。營利之計百生。訪事之使四出。又其子誘校尉以羅織平人。嚇大戶而欺取財物。宿娼不檢。生事妄爲。周傳鑽刺機巧。實先朝奸邪之黨人。彌縫殊深。乃新政殛誅之遺惡。顧方以爲得計。不知悛改前非。代人追債。而分其財。唆人告訐。而利其有。朋惡相濟。衆怨攸歸。又以戚畹至親。乃復營求管事。故違事例。擅啓弊端。此二人者。處之近侍。尤非所宜。乞將朱宸等特賜退黜。陳昇等通行懲究。再乞飭下兵部。該衞掌印管事員缺。另行推選歷練老成。公謹廉靜。人望素推之人用之。再將東西司房辦事寫字人役。差官逐一清查。遵照近日題准事例。勿得容留先年查革人員。仍乞敕諭該衞。凡有公幹須要秉公擇人。但係平日生事害人者。勿得一槩差辦。此後敢有先年查革人數。仍復謀在東西司房辦事寫字。及平日生事害人之人。營求一切差委者。俱聽科道官指名劾奏。治以重罪。臣又訪得通州坐季。原非祖宗舊制。比因彼處盜賊生發。權宜差人。止爲訪拏盜賊一事。此外並不得有所干預。其後生事圖利之人。營求差委。

馴至今日。遂爲地方之害。況天順年間。已嘗因事奉旨查革。而今彼處又已設有兵備、守備等官。則此坐季人員。似亦甚爲冗贅。伏望皇上察納臣言。俯賜停止。生民幸甚。疏入。得旨。兵部看了來說。

寢楊倫職命疏 嘉靖二年 張原

臣謹奏。近該內官監小火者張通等。因本官太監楊聰病故。比照太監趙山蔭弟趙雲事例。具本題請官其姪倫。奉聖旨。准他楊倫與做錦衣衞百戶管事。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固知聰乃藩邸舊人也。陛下昔者龍潛藩邸。私厚於人。固無不可。今爲天下主。以天下爲家。天下之人。皆陛下臣。顧猶可自分彼此厚薄。以示不廣乎。祖宗朝內臣既歿。間有寵被恩。私錄用弟姪者。然皆賢勞著績。輔翊有功。素爲內外人所知敬者。方始得之。然亦不過一二人。以示異數。初未嘗概予而濫施之也。藩邸舊人。在當時人品不無賢否。歷年不無淺深。效勞不無大小。左右近侍。足當聖意者。亦不無差等。其間不宜槩以舊人一例論也。夫官爵乃祖宗之定制。天下之公器。陛下自當爲祖宗爲天下崇重而靳惜之。不宜任私意。往往濫及私人也。況倫以斷養之賤。無戰伐功。而濫受六品武職。其於名器爲何如。以公家廩餼。皆生民膏血。而容倫饕餮其中。其爲冗濫何如。且爲官擇人。因能授任。乃國家官人之法。今不論其才能可否。而卽使之管事。豈擇人授任意耶。縱使私厚舊人。恐亦不宜如此也。張通等代爲之請。是乞陛也。不由該部議擬。陛下特降內批與之。是傳陛也。陛下卽位之詔。已嘗痛革此類。播告天下。天下之所共知。在先朝者。俱查而革之。在藩

邸者。又從而與之。是天下之人。皆不許傳乞。而藩邸之人。獨可任爲之。岐宮中、府中於二體。判前日今日爲兩端。方自行之。旋復背之。失信破例。天下其以陛下爲何如。往時趙雲淮與千戶妄起弊端。臣等已經屢次執奏。而不蒙俞允。今倫襲其故智。又復然矣。小人得志。日長月滋。彼此效尤。妄肆比引。將來恐又不止於此。此臣等所以凜凜然大懼。不得已於言也。伏望陛下以天下公爵。待天下有功。不比於匪人。不溺於私愛。崇重名器。靳惜恩賞。特降明旨。追寢楊倫廕官之命。不使後人復援楊聰以爲例。天下幸甚。若必欲其杜絕倖門。更乞將趙雲官職。一體追奪。庶天下後世。曉然知大聖人所爲。從善弗咈。改過不吝。迴出尋常萬萬也。

疏入。得旨。楊倫已有旨了。只著帶俸。該部知道。

祛異端疏 嘉靖二年　張原

臣謹奏。該大學士楊廷和等上言、愼選左右。速停齋醮。以光聖德。奉聖旨。覽卿等所言。具見忠愛。朕已知道了。欽此。臣仰觀聖意。似未慨然賜俞者。故復昧死一言之。竊惟人君好尙。天下趨向。繫焉。雖發於一心之微。著於幽深之地。行於一時之暫。然而感召孚應之理。形發影響之機。波蕩風靡之勢。蓋有不言而信。不令而行。不疾而速者。如此。雖或告誡丁寧。刑罰督責。無益也。故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況夫奸巧貪婪之徒。夤緣干進者。百計以用其心。而輕儇柔媚之人。乘時射利者。每日以試其術。二者錯布於內外。則人主耳目之前。舉凡可欲之事。背理而害治者。紛然雜進矣。人主遇可欲之事。或口一言焉。或身一

行焉。讒諂面諛之人。罔不亟順旨。以諛其美。或先意以導其行。人主殆有受其欺而不自覺者。是以心志爲之蠱惑。視聽爲之眩誘。彼之甘言得投於間隙之時。或竊國之命。或移其所好。奸巧貪婪之徒。得以夤緣干進焉。自古人王。苟非明理燭幾之聖。鮮不爲其所欺矣。昔唐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太宗正色曰。魏徵勸我遠佞人。我不知爲誰。疑是汝。今果不謬。宇文士及叩首謝。若太宗者。可謂歷代之英主。而不爲小人之所誑惑矣。臣自去歲。聞左右近侍之人。有與外面宮觀革職人員。陰相交結。承其指授。誘引陛下崇信道教。致於煖殿建置老子像。又令內臣誦習其書。演行法事。比臣卽欲具言。竊念陛下明聖。決不爲此。而外人之言。或出孟浪。以故中止。近日道路流傳。言者愈衆。且謂陛下躬自臨壇。焚香拜籙。而大學士楊廷和等。今又以之爲言。臣始信陛下眞有此事。而人言所謂左右輕儇之人。乘間設餌。以誑陛下。欲爲希寵干進者之媒不誣也。陛下卽位。已踰二載。聖心堅定。百無所好。一旦乃復爲此。此臣之所未喻也。臣惟孔子之道。載諸六經。治天下者。率必由之。由之則治。違之則亂。無之則亡。未聞以佛、老也。佛、老之教。以淸淨無爲爲本。苦空寂寞爲宗。今陛下爲天、地、百神及天下民、物主。萬幾叢委。萬物攸賴。顧可淸淨無爲爲耶。抑可苦空寂寞爲耶。獻說陛下者。或稱其導引之術。或盛爲福利之說。其所以聳動宸聽。大約不過二者。陛下一時不察。遂以爲眞有益而誤信之。殊不知其事已嘗歷試於漢、唐、宋之君。往往無益。秖以自欺。或且又有害焉。明效大驗。昭然可考。陛下何不據往迹而省觀之。乃復崇信之深如此也。或者陛下欲爲宗廟社稷及天下蒼生廣祈福利。勉焉爲之。意固是矣。但今星、辰失度。雨、暘愆期。

風、霾互旬.江、湖湧溢.盜賊充斥.死亡載道.彼佛、老者.不能副陛下崇敬之誠.爲陛下禦災捍患.福國庇民.以佐成泰和之治.則彼無靈神.而不足信也.陛下亦可以考矣.陛下屈萬乘之尊.以事異端之教.自視之.若無大關繫也.然而瀆亂大經.虧損聖德.貽笑天下.取譏後世.實非細細者.況自祖宗朝來.內殿未嘗有此建置.陛下乃創爲之.可、不可也.及各宮好事及漢經廠、番經廠、西天經廠、並靈濟宮、顯靈宮諸處.日逐俱要供給齋飯、供養等物.俱必經由光祿寺造辦.所費至爲衆多.其一切支用內府帑庫錢糧.以爲襯施賞賜者.當又不止於此.夫內府帑庫錢糧.儲之本爲軍國之用.現今各邊鎮軍士.缺少月糧.有司往往告乏.各處地方.盜賊旱澇.百姓在在告飢.陛下一切吝而不與.而乃爲此襯施賞賜等項.所浪費.使羣小侈然.持之誇耀於人.以示得志.則亦安用此帑庫積蓄爲耶.臣亦未見其可也.祖宗設師、傅、保之官.而處之禁密之地.師、導之教訓.傅、傅之德義.保、保其身體.乃其職也.今楊廷和、少師也.蔣冕、少傅也.毛紀、費宏、少保也.皆陛下師臣也.彼聞人言.或及於陛下.顧未得密勿論道之義.乃爾登言章奏之間.計亦不得已矣.觀其旁引曲譬.析事論理.委曲詳盡.激烈剴切.蓋實情迫於中.責切於身.所以盡忠陛下也.所以求舉其職也.陛下漫然應之.曰、已知道了.詞雖婉而意實乖.言若親而旨則離.略不見有改悟之意.而許之施行.此臣之所以不能不駭且疑也.陛下初卽位.每召廷和等事.必咨之而後行.今併其言置之而不聽.何也.彼師臣尙且如此.臣屬何望焉.前日因災異.陛下兩敕中外文武羣臣.同加修省.天語丁寧.至再至三.而吏治民隱.興利除害.都要著實舉行之旨.又往往形之批答之間.旣曰.事關朕躬的.朕自舉行.又曰.齋醮

俱已停止。迄今齋醮之設自若也。抑又日益而月盛焉。是詔旨徒事靡文。舉行託之空言。停止虛應故事。陛下已自食言。而所令反其所好矣。何以責中外羣臣祇承德意。而欲其著實舉行政務耶。此臣所以益信陛下受餌於左右輕儇者既深也。伏望陛下清心窒慾。以立天下之本。稽古正學。以建四方之極。端其嗜好。勿爲小人之所偵知。謹其習尚。勿爲異端之所搖惑。上畏天戒。下恤民窮。速將所建佛像。盡行撤毀。內外齋醮。俱各停止。凡誦習佛者之人。勒令散歸原舊各該衙門。萬幾之暇。惟當專一游心孔子之道。涉覽大學。尚書及古君臣事跡。則聖心開悟。樂地自多。治道裨補。宏益實大。固不必服氅衣。誦眞言。以從事所謂異端之教也。臣又聞內臣有周用、田顒、蔡秀者、馴僧之才。奸狡之性。柔佞便捷。本其所長。原係罪人名下之人。今復夤緣。左右答應。彼乃巧伺上意。動中機會。挾持左道。煽惑聖聰。凡茲所爲。皆其誘引。蓋欲陰爲引用罪人立赤幟也。臣於去年。不揣愚妄。請陛下避選近習。意正在周用等。節奉聖旨。宮中一應執事內臣。著司禮監從公揀選謹厚老成的答應備用。欽此。至今司禮監官。牽制私意。廢格敕旨。不見有所施行。伏望陛下將周用等屏逐出外。勿得復留左右。使爲羣小引用之地。其宮中答應執事人員。更乞敕司禮監遵照前旨。從公揀選。中間但係往年罪人名下如周用等者。一體俱賜遣逐。庶幾拔本塞源。而太平之治可成也。

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論王邦奇等七次奏辯疏 嘉靖二年

臣謹奏。近日錦衣衛左千戶等所、鑾輿等司、旗校王邦奇等。第七次奏辯。意圖復官。已經臣本科參駁去後。臣竊惟詔旨不可不信。紀綱不可不振。法度不可不行。皆朝廷大體所關。治亂攸繫。恐陛下未之悉察。故玆瀆陳。查得先奉詔書內一款。正德元年以後。各衙門宮軍旗校人等。緝捕妖言奸細。並不係臨陣對敵強賊。一應陞授職役者。通行查革。欽此。又一款節云。抗違妄奏者。問發邊衛充軍。欽此。及經科道部衛等官查明。具題奉聖旨。是。冒濫人員。既會同清查明白。并其餘事情。該部都看了來說。欽此。續該兵部覆題奉聖旨。是。各該官員旗役。都依擬查革。中間係職官革盡職級的。還與他冠帶間住。被革人員。朦朧奏辯的。你部裏及該科參奏重治。欽此。後因錦衣衛右所副千戶楊忠奏辯。該兵部參覆奉聖旨。是。楊忠抗違詔旨。朦朧妄奏。法司提了問。欽此。又因錦衣衛衣中等千戶所千百戶總小旗劉鑽等奏辯。該兵部參覆奉聖旨。你部裏說的。是。但係弘治十八年以前陞授職級。都照舊不動。正德元年以後陞授的。盡行查革。不許再來奏擾。劉鑽等饒他。欽此。今邦奇等俱係官軍旗校。在正德元年以後緝捕而陞官。正詔書相應查革之人。中間雖或亦有事情眞實者。殆亦不過一二。而今皆不可考。難以辯理。亦在所不必論也。是何也。蓋以正德年間。國柄潛移。權倖用事。祖宗之制度朝廷之紀綱。蕩廢殆盡。以致奸邪小人。依憑城社。大肆貪緣。率皆納賄以求官。計日而遷秩。下至販夫賈子。斷養僕隸。無不爲之。無不遂意。名器爲之大壞。紀綱日以決裂。比時雖彼儕輩之人。亦以爲濫。而知後來不能安享也。陛下昔在藩邸。知之亦稔。幸而天佑我明。陛下卽位之初。滌刷垢敝。克復舊章。冠帶之塗。天下方喜於廓清。不意於邦奇等之奏。復有看

了來說之旨。臣固知邦奇等平日榮冒官資。紆拖朱紫。出入炫耀。意氣揚揚。一旦革之。使之索然。情固不能無怏怏。然既有明旨。還與之冠帶閒住。則亦可以安命知止矣。若必欲復官。則奉有正德元年以後通行查革之詔。累奉依擬查革及盡行查革之旨。理不可行。法不可行。朝廷之體統亦不可行。凡茲舉朝大小臣工。孰敢犯天下清議。甘萬世重譏。奮然自任。再開倖門。以復邦奇等之官。以蹈抗違詔旨變亂成法之大罪乎。邦奇等本以緝捕得官。臣卽其事論之。十五六年間。羅織鍛鍊。無辜而死者。不知其數。抑有罪人雖死。而尙不知何事者。有人心者。無不痛心。邦奇等試揣於心。亦當自知也。殺人以求富貴。在天理以爲何如。今乃不自悔訟。復爾騁其讎怨之口。極爲詆詈之言。恣其兇悍之性。欲爲報復之計。肆無忌憚。至於此極。古人有言。敬近臣。爲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亦皆所以敬君也。今科道等官。爲陛下左右之官。是近臣也。銜陛下命。往理其事。乃陛下之命使也。邦奇等視之。曾陛下畜產之不若。而叱詈之屢加。漢法所謂大不敬。何大於此。其所攀比之人。又皆一偏之見。殊不知各人之事迹不同。詔書之條格嚴密。官司之册籍詳明。不入於此。則入於彼。應革應留。據實可見。非惟不敢容私。雖有私亦不能容也。且法者原於天道。制於祖宗。主於陛下。而奉行於百官。今天下事非一端。奉陛下法治事者。非一人。審使邦奇等之奸計得遂。市虎之流言成眞。則百官臨事。皆將有所觀望而畏縮規避。孰肯爲陛下任事怨乎。況屢奉詔旨。一則曰。抗違妄奏者。發邊衞充軍。一則曰。朦朧奏辯的。參奏重治。一則曰。不許再有奏擾。而大明律及現行事例。又有撫拾勘問官員者。民、發口外軍、發極邊衞分之條。今邦奇等七次奏辯。不知於詔書。於律例。

何如也。臣該科雖嘗屢行參駁。而不知復有引詔旨。據律例。奏請論之如法。如往日之治楊忠者。則邦奇等之不悛。亦宜也。今天下奸邪潛匿。蠹政屏息。世道清明者。賴有此卽位一詔爲之隄防耳。臣等之所以謹守而不敢苟逖人心械默不言者。亦以此也。此焉一決。則潰溢四出。汎濫滔天。陛下大事去矣。臣待罪該科。已奉有明旨。許臣參奏。況又親見此輩牽朋引類。以搖奪國是。敗壞國體。抗違詔書。撫拾勘官。臣大懼世道之下陵上替。紀綱之日隳月廢。工不信道。朝不信度。關繫天下治亂也不細。彼科、道、部、衞區區數臣。固不足惜也。伏望陛下獨奮乾綱。大張雄斷。敕下法司。將爲首王邦奇遵照詔旨。從重發遣。以爲衆戒。仍追究代寫奏本之人。照例治罪。庶朝廷不失信。而百官得以展布供職也。

疏入。得旨。兵部知道。

明臣奏議卷二十

停國戚張鶴齡等恩典疏 嘉靖二年 張原

臣謹奏。昨見吏部奉敕。皇親太師壽寧侯張鶴齡進封昌國公。慶陽伯夏臣加太子太保。欽此。又奉敕。都督同知陳萬言進封伯爵。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欽此。又該司禮監太監張欽傳奉聖旨。都督同知陳萬言男陳紹祖。與做尚寶司司丞。欽此。又該傳奉聖旨。舍人蔣泰、蔣涛、蔣昶、俱與做正千戶。吳振、武受、俱百戶。欽此。臣聞命錯愕。甚有不安於心者。竊惟祿以報德。爵以賞功。天地之常經。先王之大法。祖宗之定制。不可易也。易則濫。濫則賤。賤則無以收檢人心。砥礪世道。陛下纘祖宗大統。爲天下義主。當以爵祿爲公天下之具。以待天下有才德之人。不宜私恩外家。而濫施妄予。以隳祖宗天下之法制。鶴齡等無間關百戰功。非俊傑九德士。徒以椒房之親。重荷恩寵。富貴已極。名位已盛。今無一事。復加崇階。一日之間。徧及四氏。封公者一人。封伯者一人。進宮階者一人。授六品文職者一人。五品武職者三人。六品武職者二人。不惟寵賚頻仍。爵賞橫濫。抑且私厚戚屬。輕用王章。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萬言新聯國戚。列佐督府。循之舊例。進封以伯。固有可諉。臣猶嫌以太驟。鶴齡等果何謂耶。若以爲母之恩罔極。陛下之孝未盡。則去歲之詔。覃恩已至。今茲之予。又似無名。縱使鶴齡等有積勞於國家。則論功行賞。亦止宜於一行。豈可去年降一敕。今年又降一敕。去年加官。今年又加官。洪恩過寵。頻頒疊見。以瀆以僭。至於如此。然則何時可已

也。吳振、武受、又出異姓。臣不知爲何人。今皆曲緣私恩。一概濫被。輕授無度。實啓傳陞之厲階。何以壓塞人言。防杜僥倖。臣所以不能不駭且惜也。且公之與伯。上爵也。五品、六品、文武官階、重職也。封拜、大事也。陛下不謀之輔弼大臣。輒自內降手敕。率易行之。揆之事理。殊未爲安。況大恩不可以頻假。上爵豈容以輕授。祖訓昭然。法制具在。陛下又似不宜任情率易行之也。夫富貴忌於太盈。功名嫌於過盛。造化消息盈虛之理。有一定而不可誣者。是以漢、唐、宋賢君。往往愼重公賞。抑絕私恩。而不肯少假借外戚。其外戚之知道理。識時勢者。亦或守謙讓戒盈滿而不敢少憑藉公家。用是上下共成保全之道。而爲善處富貴之人。書之簡册。於今有光。臣方以堯舜望陛下。顧今所爲。又似戾於漢、唐、宋賢君遠甚。使天下得而私相非議。後世得而橫加指評。臣所以爲陛下甚惜者以此。況今各處盜賊縱橫。生靈糜爛。饑饉連亘。道殣枕藉。而南京之所奏報。又有不忍聽者。陛下曾不少動於中。而存心於宵旰。顧惟拳拳戚畹。而敷覃恩澤。臣恐天下以陛下無意於斯民。而秖知有外氏。其害誠非細也。臣所以爲陛下甚惜者又以此。伏望陛下以天下爲家。以萬民爲念。以義制事。以禮制情。遵祖宗慎守名器之訓。謹戚屬驕僭禮制之防。俯納臣言。將前項恩典。暫爲停止。徐俟他日。再圖議行。庶賜賚有名。官爵不濫。陛下不失守文之盛德。戚畹得全知足之令名。臣之此言。非敢薄於陛下之所親。自顧備員言路。封駁乃其典守。覩此事理之或舛。實有不能恝然於心者。抑懼天下後世之議及臣也。是以昧死上聞。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停司禮監請乞疏　嘉靖一年　張　原

臣謹奏。近該司禮監右監丞閻綬等題。爲已故司禮監太監張淮弟張銘、姪張琦、張瑋、及閻欽等。乞討官職及現任管事。奉聖旨。張銘准南鎮撫司管事。其餘罷。該部知道。欽此。臣等竊見淮以閹閻之子。入侍帷幄。榮冒蟒玉。叨官司禮。雖有奔走之勤。殆亦職分當然。概其生平寵榮。殊未足以報稱。況當陛下繼統而覃詔推恩。已嘗官銘爲指揮同知。今淮既死。又錫之葬祭。若復用銘。不無失之濫繁。往日太監趙山、楊聰等死。其發送諸內臣爲其弟姪乞官。臣等執奏。論其不可。不蒙俞允。然彼皆藩邸舊人。既獲從龍之幸。或荷非常之恩。事偶可以一行。固亦妨於聖治。不意今日遂以爲例。一槩踵而行之。是何也。臣等據法之言。既不見信。而彼徇私之請。得以肆行。故耳。夫朝廷用人。本以辦集事務。苟不問其人之才不才。乃惟念其私故。輒委之事。其不至於僨敗者。鮮矣。鎮撫、乃機密之司。尤當用人於推選。而朝廷於機密之事。豈宜以人而嘗試。臣等昨嘗略見銘之爲人。禮度且猶不知。於事何能辦集。設若他日有所僨敗。則陛下事也。皆於事體有乖。治道傷損。甚非軌物憲世之意。再照司禮監右監丞閻綬。職名司禮。顧不能守禮以贊成陛下維新之政。乃棄禮任情。爲人乞官。使陛下蹈濫賞妄施之過。舉官署有倖位僨事之匪人。設心不臧。曷堪委任。若係追念昔爲張淮之門下。則豈宜以朝廷之公物。爲報復之私圖。召枉啓濫。是謂不忠。他或有所利而爲之。則又豈宜假朝廷之恩典。爲私門之商販。賣公徇利。是謂無恥。其稱淮之墳塋。離京窵遠。須得親人往來照管。聽其言似是。究其理則非。照管墳塋。銘係親弟。亦卽可以自便。似不係於官之管事與

否。又本後開寫乞官人數頗爲衆多。而閣欽本非淮之族屬。實與綬之姓氏相同。中間尤可疑惑。且各名之下。輒自注擬官職。事屬擅專。似不知恩典出自朝廷。典守各有攸司。怙寵擅權。市恩罔利。皆大不可。賴陛下聖明。止許張銘管事。其餘俱已報罷。臣仰贊聖德。無任喜忭。但張銘管事。尤非祖宗軍政推選之舊法。聖賢因能授任之明訓。臣等待罪該科。不得不又爲之言也。伏望陛下愼重公賞。抑絕私情。俯納瞽言。追寢張銘管事之成命。仍將閣綬薄示懲責。以爲後戒。臣又聞行事必先申命。明罰所以敕法。不塞其源。不足以止其流。不懲夫一。不足以戒夫百。更乞敕司禮監通行戒諭各監局官。俱要同心協力。守法奉公。不可代人乞討陞官管事等項恩澤。以貪圖利益。自壞行止。則幸甚。疏入。得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論國戚張延齡等罪狀疏　嘉靖二年　張原

臣謹奏。訪得建昌侯張延齡。被宛平縣民孫銘奏訴強占地土等不法事五件。投匭而法司不敢理論。延齡壇自差人前往法司門首。將銘捉拏至家。鎖拘馬房內者五日。銘妻又嘗將情抱奏。而法司亦不聞有所施行。延齡又將銘責打二十。而後疏放去訖。似此恃負驕恣。妨國害民。臣恐陛下深居九重。未之或知也。近日皇親功臣。轉相效尤。大率皆是如此。又如定國公徐光祚本以癲癇病夫。駭憃已甚。而伊弟所謂三公子者。每下鄉邑。擅坐轎乘。擅著蟒衣。擅住公館。擅接詞狀。擅出告示。擅用刑杖。作威作福。違禮違法。不可疏舉。而玉田伯家。昌化伯家。亦每代人追討錢債。貪圖賄賂。妄生事端。羅織平人。經月拘囚。私自拷

訊。聲勢張皇。道路側目。恐非諸皇親功臣之福。亦非宗廟社稷之利。陛下爲天下軍民之主。而實賴天下軍民以立國。今視諸皇親功臣。違法害人。而不與之作主。則軍民受害者。將復赴愬於誰。萬一日久勢迫。民怨心離。陛下又將何以立國。延齡等已爲富貴之極。而不務求持盈守成之道。乃貪婪貨利。無有止足。恣意妄爲。驕橫不法如此。似不知有朝廷而畏法度也。由今觀之。則我太祖之待功臣。漢文帝之處薄昭。皆不可謂之少恩。而諸皇親功臣之事陛下。亦不可謂之守禮。陛下之御諸皇親功臣。或亦過於厚矣。陛下固云念其親親之情。世功之胄。然民惟邦本之義。獨不當念而惜之乎。今小民受害。而無所控訴。法官畏縮而不敢究理。以致諸氏之驕恣日甚。民日不堪。陛下曾不少爲動心而略加詰責。若縱之使然者。非計之得也。正德年間。雖權奸用事。而諸皇親功臣。猶知畏罪自戢。顧亦不聞有此。今陛下聖明在上。而延齡等乃至如此之甚。臣竊以爲陛下姑息太過。威令不行致然耳。伏望陛下重維祖宗洪業之難創。億兆人心之易失。閭閻生計之至微。勳戚富貴之已甚。常以義而制情。不徇恩而掩義。申飭戒諭。痛賜裁抑。務使諸皇親功臣。皆知敦尚儉素。恪崇謙恭。各守禮法。各保富貴。不可輕自恣肆。冒犯憲典。以貽後悔。其所奏建昌侯。定國公事情。仍乞敕法司。通爲究理。倘得其情。皆置之法。庶威令得以彰明。貴戚知所斂戢。不徒小民之幸。而亦諸貴戚保全富貴之幸也。

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停止織造疏嘉靖二年　張原

臣謹奏。先該內織染局署局事御用監太監刁永等題請差官蘇杭等處織造。工部執奏。以爲不可。反復辯論。殆千餘言。蓋據時勢而極言之。事理極爲詳盡。不圖聖意竟莫之回。而有差內臣二員提督之旨。此事關繫聖政之得失。生民之忻戚。世道之治忽。不得不昧死以陳其愚。陛下登極之初。已將各處新添差出內官盡數取回。聖明洞見萬里。或知其爲地方生民之害也。天下方蒙更生之福。不勝喜幸。迄今日月幾何。而乃復有此差官之旨。何前日知其害人而停止。今復不慮其害人而允其請乎。現今各處地方。水旱相仍。殍殣載道。而南直隸一帶。災傷尤甚。爲今之計。正宜加意存恤。尙恐其無濟。矧可又加之以征科朘剝之擾耶。陛下每遇各處撫臣奏報災傷之大。府、部、臺諫疏論救濟之方。屢降明旨。發內帑。減征派。諄諄戒諭。皆欲其加意存恤。務使民沾實惠。似此所行。則是一面差官賑濟。一面差官科害。所謂實惠者何有。存恤者何如也。明旨所許。雖止蘇、松。然弊源一開。倖門再啓。干用謀利之人。遂以爲例。浸淫之勢。決不可復止。則陝西之羊絨。江西之燒造。與凡買辦、採辦、管莊、管店之類。亦或在所不免矣。今天下地方。大半多盜。而陝西重鎭。已經戎馬之所殘擾。民或死於飢餓之間。鋒鏑之下者。餘已無幾。呻吟之聲。疾癘之狀。已是徧滿閭閻。何以復堪乎。此臣恐窮民之無告者。或遂至於反袂而不逞。上梗聖化。噬臍何及。夏間風聞浙江鎭守太監梁珸指稱進貢差人。私齎寶貨。滿載舳艫。前來打點。意圖帶管織造。比時給事中章僑豫以爲言。正欲逆閉其途。纔延數月。而太監刁永果有此請。梁珸當倭賊構亂之際。不聞出謀設策。以靖地方。乃惟汲汲營幹圖管織造。究其心。蓋止知謀利。而不知謀國。止知愛身。而不知愛朝廷。陛下試詳察

之。彼果何如人也。梁珸之營幹。雖因章僑之言而暫止。然實啓其端矣。自後賄託左右。夤緣宮掖。以圖委用者。皆由此以施其引伸疏濬之術。致令差官之命。竟爾必出。而莫之挽回。臣按珸之擅啓弊端。違格詔書。爲陛下斂衆怨。爲朝廷生厲階。誤國殃民。背公徇利。罪可斬也。伏望陛下常懷民惟邦本之心。重念民窮盜起之義。所有差官提督之命。速賜追寢。俟後歲時豐稔。人民充足。再爲議行。仍將梁珸取回究治。以杜夤緣。則生民幸甚。臣亦幸甚。

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論議禮諸臣黜陟疏 嘉靖三年 胡世寧

臣昔於陛下踐阼之初。竊倣宋臣司馬光上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臣竊見陛下臨御以來。子惠黎元。洞燭事體。仁矣。明矣。而武則未彰。是以臣工多玩。政化未隆。邇因大禮之議。羣臣執議不合。陛下優容再三。而彼激烈愈甚。聖心不得已。赫發斯怒。薄示威罰。朝野聞之。肅然震慄。聖武彰矣。三德備矣。然臣竊有憂之。敢申前說未盡。蓋是三德之中。以仁爲主。而明與武。所以成之也。故譬諸天地。仁、則其生成之德。明、則其日月之照。皆不可一日而無也。若武、則雷霆時可一震而已。若震之數。或震之過。則天下何所容身。而天威亦反褻矣。故說者謂是三德。仁或可過。而明則不可過也。明過則察。明猶可過。而武決不可過也。武過則殘。臣願陛下自今中外羣臣有罪下之司寇。責問罪狀明白。輕重誅黜。皆依律科斷。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所謂武也。乃若數用廷杖。則恐其間或有心實忠良。而體素怯弱者。一時不堪箠楚。偶斃

霈霆之下。遂傷日月之明。臣知此事。非出陛下本心。實由羣臣偏見激烈之過。然而傳播天下。書之史册。豈所以昭聖德之美哉。臣願陛下自今謹之於後而已。席書、以達禮受知陛下。親擢禮部尚書。眞得古聖王知人善用之體。然恐後有文臣武將。才望非書之比。而乃援書爲例。夤緣結託。不由衆推。以得倖進者。聖明於是。仍許選部言官執奏。而追奪之可也。其餘新進英達。今雖議禮一言有合。而以後難保其事事之皆是。舊任老成。今雖執禮一事過當。而以後難逆其事事之皆非。聖明於是。惟以天、地、日、月三無私之心。照臨於上。其言是者從之。非者置之。其立心行事公者用之。私者黜之。無分彼此新舊。而先有適莫於中。天下之幸也。皇上聰明仁孝。親定大禮。追崇皇考爲恭穆獻皇帝。聖母爲章聖皇太后。已無子臣父之失矣。然而議者欲正兩考之失。追改皇伯之稱。紛爭不已。中外共疑。臣非敢謂其言之不然也。然竊有見。陛下入繼大統。雖由皇考遺體。倫序當立。然而定策之初。朝議大協。實由慈壽皇太后擁翊之功。既而卽位以來。人心永戴。實承孝宗敬皇帝聖治之蔭。臣知聖心純孝。其於議者之言。必有不欲盡行。而皇伯之稱。必有不忍遽改者矣。臣願陛下明以此意。止議者之再言。而消其嫉怨。亦以此意釋羣臣之固惑。而宥其愚忠。要使兩宮二廟。均享陛下之孝。而歡洽無間。九州四海。咸頌陛下之德。而愛戴無疆。亦使新舊諸臣。和協於下。以佐理維新之治用。以祈天永命於萬年。此陛下萬世之孝也。臣愚昧死。不勝惓惓。疏入。帝不納。

臣謹考前世入繼之君。間有爲本生立廟園陵及京師者。第歲時遣官致祀。尋亦奏罷。然猶見非當時。取議後代。若立廟大內而親享之。從古以來未有也。臣等寧得罪陛下。不欲陛下失禮於天下後世。今張璁、桂萼之言曰。繼統公。立後私。又曰。統爲重。嗣爲輕。竊惟正統所傳之謂宗。故立宗所以繼統。立嗣所以承宗。統之與宗。初無輕重。況當我朝傳子之世。而欲倣堯、舜傳賢之例。儗非其倫。又謂孝不在皇。惟在考不考。遂欲改稱孝宗爲皇伯考。臣等歷稽前古。未有神主稱皇伯考者。惟天子稱諸王曰伯、叔父則有之。非可加於宗廟也。前此稱本生皇考。實裁自聖心。乃謂臣等留一皇字。以覘陛下。又謂百皇字不足當父子之名。何肆言無忌至此。乞速罷建室之議。立廟安陸。下璁、萼等法司。按治。

議奏。帝報曰。爾等欺朕沖歲。黨同執違。往且勿問。其奉先殿西室。亟修葺。盡朕歲時追遠之情。

請舉大禮以安人心疏 嘉靖三年 朱 澝

臣竊惟嘉靖三年二月三十日。恭遇慈壽皇太后聖誕。節奉旨。命婦皆免朝賀。伏見近來天災流行。聖心警動。諸凡供御。一切裁省。母慈體國。當示謙沖。但睿旨簡嚴不言。所以臣民觀聽。惡得不疑。咸謂朝賀之禮。近在興國太后。固已舉行。今者慈壽誕辰。乃聞報罷。事體相類。禮數頓殊。傳報之間。關繫不小。竊念慈壽皇太后。手提神器。親授吾皇。母子至情。天日在照。孝宗在天之靈。所以望陛下之事母后者何如。天下臣民萬姓之心。所以望陛下之事母后者何如。今乃旬月之間。一廢一行。彼此相較。形迹太著。何以安母后之心。慰孝宗在天之靈。副天下萬姓臣民之仰耶。臣愚以爲朝賀之禮。在母后雖云固辭。在陛下尤宜

敦請。比諸常禮。加意舉行。致誠致敬。盡情盡文。不然。萋斐成文。嫌隙易啓。兩宮之疑漸積。國家之釁日生。興衰隆替。實繫於斯。臣不勝感激之至。

疏入。忤旨。下獄杖斥。

勘地方賊情疏嘉靖三年　張原

臣謹奏。先該福建鎮巡等官勘報過漳州等處。流賊攻劫殺擄。並官軍斬獲緣由前來。已經兵部。又據莆田縣被害民人詹與良奏稱。彼處衙司不行勦捕。致賊猖獗。大肆荼毒等情。看得中間情辭各異。其他隱蔽尚多。不無追究未盡。遽難定奪。欲再轉行彼處巡按衙門覆勘等因覆題。奉聖旨。是。各該官員功罪並陣亡死節等項事情。著巡按御史從公查勘。務見明白來說。賊起去處失事情由。還著廣東鎮巡官上緊勘明具奏。欽此。臣惟前項盜賊。攻劫鄉邑。焚燒室廬。搶擄人民。汚衊婦女。拒敵軍民。殺戮官吏。甚至殺人祭旗。剝皮分屍。剖腹取胎。流毒三郡。遺害兩省。備極慘酷。人皆憤怨。蓋不獨詹與良一人言之。其鄉人聽選官陳文淦及給事中等官鄭一鵬等幾二十人皆嘗連名具奏。彼皆士著居人。身親睹記。所見必眞。所言可信。其稱賊在附城劄營二十餘日。衙司坐視不顧。任其歌彈飲酒。從容劫殺。給票買物。明報官司。准令供應。又稱。忽聞賊至。都司先已遁去。次日方知所在。軍出涵頭。偶聞風吹於兵仗有聲。指揮以下。返奔入城。官軍未嘗與交一矢。止有民兵屢戰。被殺約有五百餘人。典史中箭而死。檢校被擄贖回等項情節。與臣所聞大略相同。及觀彼處鄉人所撰癸未錄者紀載。彼時事情。尤爲詳備。其與彼處官司之所勘報。

十無二三。該部欲行覆勘。蓋已洞燭其弊。但彼處官員。既經查勘回奏。豈肯再有異詞。自爲先後矛盾。況彼俱係待罪人員。未免回護遮掩。秖事虛文塘塞。以致鬱閭閻之憤。失綜覈之實。遂僥倖之心。傷公平之治。深爲未便。合無照依勘處倭寇事例。再煩敕旨。選差給事中一員前去。將彼先次勘報幷詹與良等各奏事情。逐一查勘。務見明白。其廣東賊起去處失事情由。亦令差去給事中一併勘保具實奏聞。臣之此言。非過爲是刻薄也。比見近年各處盜賊繁多。率皆起於細小。彼處守土官員。既不設法捕處。又不及早申報。勢已釀成。專事隱蔽。擁兵自衛。安坐旁觀。聞賊在前。惟擇善地而遠守。與賊對壘。乃先望風以奔遁。大有喪敗。則減百而爲十。又假爲被傷之名。稍或捕獲。則張百而成千。又多係冒報之數。及被查勘。率復遷延。動經二三年間。傳歷一二人手。俟其日久時易。心懈事緩。方行掇拾。冀以塞命中。間又以遷官去任爲解。功罪掩贖爲詞。以至賞多濫恩。罰不及罪。法令不行。人心玩愒。流傳此弊。已非一朝。往日山東、河南、南北直隸勘報事情。大率皆是。臣所以信今日詹與良之言不誣也。臣又聞近日山東盜賊復起。河南嘯聚。已逾千人。廬、鳳地方。現有奏報。而湖廣諸郡。在在生發。以臣觀之。皆非細故。使非朝廷及早厲法度。明賞罰。大加振作於上。臣恐人心無所警畏。政令日就廢弛。各處守土官員。蹈襲宿弊。皆事苟免。天下之患。未易止息。用是拳拳不避塵瀆。謹以愚見。昧死上聞。

疏入。得旨。兵部看了來說。

在告極論朝事疏 嘉靖三年

張原

臣近以灼艾在告。聞科道等官。交章劾論主事桂萼。張璁等之邪佞。皆未見陛下有所指揮。臣竊憂憤。不知所以。呻吟之餘。謹昧死輒以萼等所以固守前說。必欲求勝之意。與科道等官。極言舉劾。不欲與之並立之故。爲陛下備言之。爲萼等者。固自知變置宗廟。詆毀詔書。離間宮闈。誹排大臣。搖亂國是。罪在不原。然業既爲之。譬之騎虎難下。益復固守前說。猶冀可以富貴一時。是卽鄧綰只知好官。桓溫不避遺臭之類耳。宜其大言橫詈。愈無忌憚而不肯已也。爲科道官者。亦固知聖志已定。天威方赫。雷霆之下。無不摧折。渙汗之餘。豈容撓沮。顧以邪說橫流。奸人干進。國之安危繫焉。比之亂臣賊子。其迹雖隱以微。而害實大且烈。恐陛下一時不察。誤中其餌。使奸邪之計。萬一得行。而伯考之說。竟或改稱。人心洶洶。爲是之懼。所以連章累牘。紛紛不已。逆鱗犯諱。亦有不暇計者。臣嘗驗之人心。非特在廷之臣以爲然。雖下至閭閻匹夫。亦皆以爲然也。此可見孝宗皇帝深仁厚澤。洽被人心。人心無不延頸思欲爲孝宗死者。科道官。特因人心而述道之耳。況其職守所繫。公議所關。亦宜其抗言執奏。愈見激發而不敢已也。萼等既已召至京師。搢紳大夫。皆不與之立談。彼豈無一鄉黨朋友。素相親厚往來者哉。聞其日所造接。秖皆先年罷革不得志之人。幸災樂禍之輩。每語若人曰。吾已得君矣。吾言已見信矣。吾行將柄用矣。吾當進退百官。變置法制矣。肆行胸臆。謬爲大言。以欺人如此。尤可深惡而痛恨也。新進小人。曲學阿世。纔得陛下假借以顏色。輒爾矜大衒耀。若自不能堪者。其器局狹隘。識趣卑陋甚矣。他又且不論也。陛下亦嘗知之否乎。今陛下於萼等所奏。一切留置於內庭。其諸科道官之論列。每漫應之曰。該衙門知道。然聖意叵測。而國是

無所底定。以致人心愈自激發。而言或傷於煩。聖心愈見堅執。而聽或至於厭。蓋亦無怪其然也。何也。大禮已行於往時。明詔已布於天下。聖孝純篤。萬萬無復改易之理。此但陛下自知之耳。天門九重。外人不得而知也。夫人不見知而致疑。上不明言以示信。馴至內外沮惑。君臣乖暌。所謂上下不交。而庶事叢脞也。其將何以爲天下。臣所以憂憤而不能已於言者。大率爲此。陛下爲天下計。曷不降敕大廷。徧諭羣臣。備述明詔已頒。大禮已定。以示再無改易之意。其桂萼等亦宜早賜處分。遣之回還。仍就舊列。則人心以安。人言以息。國是以定。實宗社無疆之休也。

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乞停工匠等陞賞疏 嘉靖四年 胡世寧

臣竊見御用監太監張忠題准將成造龍牀等件官匠趙奎等六十八員名內陞職五十四員冠帶一十四名。節經部科諸臣。據法奏駁。未蒙聽許。伏惟自古國家。建官分職。下至百工技藝之人。皆有月給俸糧。使之各食其食。而事其事。非若民間雇用工藝人等。身非所屬。事必相酬也。至於陞官。止惟武職論功。蓋因用其死命。其餘則皆遇缺掄材銓補。非以酬勞也。今趙奎等歲入官廩。成此工作。乃其職分。豈應更加陞賞。故如我太祖、太宗創造兩京宮廟城闕。及各項衣冠禮樂器物。並各衙門廨宇。比今趙奎等所作工程。何啻倍蓰千萬。皆若一一陞職冠帶。則流外官。豈堪數紀。而竭天下財力。不足以供矣。何以能至今日保民如此之盛。傳天下如此之遠也。豈惟我祖宗列聖未嘗有此。雖考古歷代中葉之君。亦未有因如是

工作之成而一旦陞職如是之多者。陛下試思此事傳聞天下後世。以爲何如。其於聖德有累否也。太監張忠素聞安靜老成。今不意其有此。蓋止知下植私恩。不顧上虧國體。知愛忠者。猶爲惜之。況我皇上天縱聖明。卽位以來。痛革權奸濫賞之弊。豈宜誤聽人言。一旦有此。陛下試敕戶部通查天下額徵稅糧歲入幾何。歲用幾何。有無足敷。更敕吏、兵等部通查每歲功陞乞陞各項官職幾何。該添俸糧幾何。常賦有限。將何以給。竊惟自古國家。財盡必取於民。民窮必至於變。我皇上聰明睿智。日新聖學。其於古今治亂之原。何事不知。今思所以爲祖宗保天下。爲天地養生民者。必由愼賞節財。其於前旨之誤。鄭自璧等之言。必有契於心矣。而猶未卽從者。豈非以令出惟行。不欲因臣下之言而遽改耶。昔書言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以爲一代聖王垂裕子孫。六百年之法。我皇上天性恭儉仁孝。自來聲色貨利。一無所好。蓋實於湯有光者。乃惟官賞或非功德。吝於因言有改。惟此一事。豈忍聖德未全如湯也。伏願陛下痛思祖宗創業之艱。備訪軍民困苦之狀。思欲愛人。必先節用。欲節用。必先省官。俯察言官之諫。曲從本部之請。將趙奎等陞官前旨。收回敕令。照舊供役。或止與署職冠帶。俸糧照舊關支。不許再後夤緣奏乞。如此則紀綱正。而人心服。財用足。而民生安。陛下聖德亦傳於百世。祖宗鴻業長保於萬年矣。臣以庸材。誤蒙擢任兵部軍職之濫。職所當言。不敢負恩緘默。謹昧死以聞。

疏入。帝不納。

陳愚悃疏　嘉靖四年

林　俊

臣惟議禮如訟。見各不同。包容而採擇之。德之大也。若粉墨太辨。恐未足以服其心。臣伏讀明詔。仰見天地之大。日月之明。於斯有悔焉。存卹敍復。日候而久未聞也。昔成湯改過不吝。陛下比德堯舜。於湯何有哉。伏望早降溫旨。以答幽明。慰人望。臣又惟古者撻人於朝。與衆辱之而已。非必欲壞爛其體膚。而致之死也。亦非所以待士夫也。成化時。臣及見廷撻三五臣。容厚綿底衣。夾以重氈疊帕。猶牀褥數月。淤血始消。正德時。逆瑾用事。始啓去衣之端。重非國體所宜。釀有撻死之慘。幸遇新詔收卹。士氣始回。不謂又偶有此。臣又見成化時詔獄諸旨。惟叛逆、妖言、強盜打著問。喇唬殺人打著問。其餘常犯。送錦衣衛鎮撫司問。鎮撫奏送法司議罪。中間情重。始有來說之旨。部寺覆奏。始有降調之旨。今一槩打問。無復低昂。恐舊典失查。非祖宗仁厚之意。卽此二事。似宜循舊。臣又見去歲以來。舊臣謝遣殆盡。朝署爲空。近聞石珝又欲休致。伏乞聖明留念。既去者禮致。未去者慰留。與二三大臣。時加延接。又有碩望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諸人。乞引自近。以裨聖德。圖聖政。幸甚。

疏入。帝下所司。不果行。